校刻
資治通鑑
一

/ 資治通鑑及目錄

第一六巻

周紀
秦紀

G30
326

諡神至翻見秦紀一昭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是爲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爲歲名、周紀分註、起著雍攝提格、起戊寅也、盡玄黓困敦盡壬子也、閼讀如字、史記作焉、於乾翻、著陳如翻、雍於容翻、黓逸職翻、單閼上音丹、又特連翻、下烏葛翻、又於連翻、牂作郎翻、涒吐魂翻、灘吐丹翻、困敦音頓、　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部、及夏衰、稷子不窋、竄于西戎、至十二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國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年月、溫公繫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漢本紀、而謂之紀、部湯來翻、夏戶雅翻、窋竹律翻、在雍於用翻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複諡、有諡人無諡法

二十

森林太郎圖書記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B 23475
000432692 2

內鄉興爲祭酒（賢曰、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賢曰、治書卽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馬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地理志、平襄縣屬天水郡、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後因氏焉）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聞音問）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賢曰、從其所請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畜許救翻）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施式豉翻）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穉之子也（班穉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元年）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有都尉以領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賢曰、遺留[illegible]絕滅、種章勇翻）乃因萌求往河西、萌爲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

後漢書竇融傳融上有庫鈞以

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大守安定梁統（姓譜、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後爲秦所幷、子孫以國爲氏）金城太守庫鈞（賢曰、前書音義曰、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姓譜、竺孤竹君之後、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上書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一曰天竺國之後）敦煌都尉辛肜（敦徒門翻、肜余中翻）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賢曰、斗峻絕也、余謂斗辟絕也）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復扶又翻）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任音壬）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

英雄第一 快哉事業 負初心陰麗華

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衞尉諸葛稺聞之 稺直利翻 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從才用翻 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即拜爲上黨太守。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詷問虛實 詷、翾正翻、候伺也、又古迴翻 初帝從更始在宛 宛於元翻 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 風俗通、管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 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 賢曰、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 以麗華爲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徵通爲衞尉。初更始以王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縣 地理志、贛榆縣屬琅邪郡、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賢曰、贛音貢、今海州東海縣也、余據今人皆從顏音 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 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治直之翻 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 朝直遙翻 而文公擁兵相距 張步字文公 閎攻賊耳。何謂甚耶。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爲上賓。令閎關掌郡事 賢曰、關通也

綱目正旦作是日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智。唯諸君省察 知讀曰智、省悉景翻 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 復扶又翻下同 或曰。此寧式侯事耶 賢曰劉恭爲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 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賢曰、離避也、塞悉則翻 因涕泣噓唏 賢曰、唏與欷同 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 無狀無善狀也 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

晉書本紀徵淵等係三月

周顗傳至作致

死自吾分 分扶問翻 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 石武蓋亦匈奴種、屠直於翻 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 岸幘者幘微脫額也 意氣自若。及入見 見賢遍翻 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累力瑞翻、周顗字伯仁、欲使顗保護導、以全其家也 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飮酒 喜許記翻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 朝直遙翻、稽音啓 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 王導字茂弘、孔氏曰、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 是何言邪。

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 詔曰。導以大義滅親 衛石碏之子厚、與公子州吁、弑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 帝之初鎭揚州也、領安東將軍 以周顗爲尙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 好呼到翻 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 金城在丹楊江乘蒲洲上 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 被皮義翻 以甘卓爲鎭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 帥讀曰率、下同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 易以豉翻 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 少詩沼翻 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 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 謝鯤

周顗傳止作便

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恙余亮翻）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代戴淵、爲護軍將軍、以郝嘏爲長史）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喪息浪翻、復扶又翻）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晉謂尚書郎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惡烏路翻）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謂二人答敦之言、怍才各翻）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冠當時、從千容翻）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三司太尉司徒司空也、令僕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將即亮翻）先是。敦謂謝鯤曰（先悉薦翻）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戴淵字若思）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言衆人議敦舉兵向闕非義舉也）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

御覽人事部引晉中興書曰下有不得復言四字容止自若作顏色不變門下無之字

晉書王廙傳作愕

麤踈邪。二子不相當。吾已取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之詩、濟子禮翻）柰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忤五故翻）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大將軍府參軍、黜爲領軍長史、足知敦府重於諸府矣）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被皮義翻、祇翹移翻）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爲于僞翻下同）幷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勞力到翻）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以王彬之爲人、顗以凡人遇之、亦可以見其風裁矣）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愕當作諤、朝直遙翻）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惋烏貫翻、據元帝紀、四月敦入石頭、辛未大赦）因勃然數敦曰（數所具翻）兄抗

晉傳亦云三萬

晉書王敦傳者作年綱目紀事本末竝同

傳門下有戶字綱目紀

雀桁。以挫其鋒（㫬許拱翻、桁與航同）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衞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參問起居、謂之參承、詗候安否、謂之詗承、遺于季翻）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言當抑制鳳等、使不得逞其凶逆也）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謂如元帝永昌元年、敦克石頭時也）昔者。佞臣亂朝（謂刁協劉隗也、朝直遙翻）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言思投外以自濟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怖普布翻）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王應字安期、斷讀曰短）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謂此事深駭衆聽、皆知敦應謀篡）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

事本末竝同

傳疑當作又

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苑城蓋孫氏都秣陵所築、晉置建康於秣陵水北、南渡建都、依苑城以爲守）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抄楚交翻）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吳人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投袂言匆遽也、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越城在秦淮南、帥讀曰率下同）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磾丁奚翻）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氣不能充體爲困、力）

校刻
資治通鑑
三十八

范甯論丁年

G 30
32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八 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閹茂，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朝，直遙翻。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窮匱如此，外無救援，烏得不敗乎。飼，祥吏翻。慕容沖即皇帝位於阿房。是爲西燕。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長，知兩翻。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沖在前燕時，封中山王。汰，侈也，溢也。史言慕容盛幼而有識略，所以能自奮而有國。盛、柔歸沖，見上卷上年。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32728 4

福地

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據載記、鳩摩羅什姓也、什其名）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
地可居（鳩摩羅什知數、知呂光必得涼州之地、而據之）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
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驢騾馬萬餘匹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
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
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
待爲彊（瓦合、言其勢不膠固、觸而動之、一瓦墜碎、則衆瓦俱解矣、待當作恃、今觀待字義亦自通）一勝則俱豪。一失則
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
二百里。至五橋澤（五橋澤在臨漳縣北、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況二百里乎）爭燕輜重（重直用翻）垂
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燕冠軍
將軍宜都王鳳（冠古玩翻）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
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爲車騎將軍
德之副。以抑其銳（以德持重也）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

缺食桑椹

枋頭（帥讀曰率）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復扶又翻、少詩沼翻）坐軍
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去年正月垂攻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
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
中山（趣七喩翻）以驃騎大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遂等。皆來
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畧（前作張攀、此作李攀、未知孰是）會稽王道
子。好專權（好呼到翻）復爲姦諂者所構扇（復扶又翻下同）與太保安有隙。安
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將即亮翻）壬戌。出鎮廣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今揚州邵伯鎭、即其地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晉史云、安于步丘築埭、後人謂之召伯埭）秦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丕。復取益州（秦取益州、見一百三卷寧康元年、任音壬）
新平。糧竭矢盡（後秦自去年攻新平）外救不至。後秦王萇
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
人。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
而阬之。男女無遺（萇仲良翻、帥讀曰率）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馮傑勸輔拒後

西奔下辨。（辨皮莧翻）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權翼本姚襄僚屬、苻氏既敗、故奔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秋七月。旱饑。井皆竭。後秦王萇。自故縣。如新平。（漢安定郡有安定縣、後漢晉省、故曰故縣）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壁。拒之（苻堅破仇池、置南秦州、楊壁氐之種類、仕秦尚主、任居方面、以宏奔敗、拒而不納、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信哉斯言）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強其兩翻）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爲苻宏附桓玄而誅張本、處昌呂翻）長樂公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於谷口（檀玄晉將也、谷口在枋頭西）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復扶又翻）燕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北趣幽州（趣七喻翻）燕王垂。馳使敕幽州將平規曰（使疏吏翻）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敗補邁翻）

巖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去年丁零叛燕、至是而滅、降戶江翻）太保安。有疾。求還（安屯廣陵步丘）詔。許之。八月。安至建康。甲午。大赦。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諡法、柔德安衆曰靖、寬樂令終曰靖）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晉以此崇寵謝安、安之雅志、豈願與桓溫同哉）庚子。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道子得權、晉自此亂）以尚書令謝石。爲衞將軍。

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璽斯氏翻）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胡羯鮮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無汝羌名、謂讖文耳、姚萇自謂、次應歷數、堅故亦以讖文爲言、瞋七人翻）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朝直遙翻）緯曰。尚書令史（後漢以來、尚書有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

陸本獨作竊

陸本故作以

死。(數所角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堅自知身死之後。女必當歸姚萇也)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爲于僞翻)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事見五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治直吏翻)使堅治國。無失其道。(治直之翻)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數所角翻)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樂音洛)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是年春。王永自幽州奔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使疏吏翻。帥讀曰率)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蚝七吏翻)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丕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太安。

紀事本末陽下有王永留平州刺史并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廿二字載紀文少異目亦有綱永以騎來會句

日字疑衍

魏書太祖紀[illegible]作賀

燕王垂。以魯王和爲南中郎將。鎭鄴。遣慕容農。出蠮螉塞。(蠮于結翻。螉于公翻)歷凡城。趣龍城。(趣七喻翻)會兵。討餘巖。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淸河。麟擊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歷口。(水經注。淸河自廣川東北流。逕歷縣故城南。前漢信都國之屬縣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津濟之所。謂之歷口渡)懿。放之子也。(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

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漢末日棄之荒外)又破柔然于意親山。(意親山。蓋即意辛山。親辛語相近。按魏書帝紀。道武登國五年四月。幸意辛山。與賀驎討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大破之。六月還幸牛川。則意辛山。在牛川之北)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比毗至翻)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從才用翻)必將爲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珪依劉庫仁。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顯弟亢埿妻。珪之姑也。(埿與泥同)以告

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軻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樂音洛) 鏘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班志、敦煌郡廣至縣昆侖障、宜禾都尉治、晉分為宜禾縣、屬晉昌郡、劉昫曰、瓜州常樂縣、漢廣至縣、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於此置涼興郡、隋廢、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為縣、龜玆音丘慈)

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李延壽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晉為高昌郡、後因為國名) 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喪息浪翻) 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高梧谷口、當在高昌西界) 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伊吾縣晉置、屬晉昌郡、有伊吾關) 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言地險既失、雖有張良之計、無所用也) 熙弗聽。美水令犍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長安已陷、而涼州不知、道梗故也、犍居言翻) 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畧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 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從才用翻、冠古玩翻) 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帥讀曰率、下同) 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毛興時刺河州) 連王統。楊璧(王統時刺秦州、楊璧時刺南秦州) 合四州之眾。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洛徙西海、見一百四卷太元五年、梁熙既欲拒呂光、又殺苻洛、不過欲保據涼州、非有扶顛持危之志也)

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熙不能用楊翰之謀、翰遂降於光、降戶江翻、下同) 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帥讀曰率) 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敦徒門翻) 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難乃旦翻) 而遏歸國之眾。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

(下同二字衍)

樂、廣牧二郡、唐初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盛樂、貞觀八年、移雲州雲中郡、及定襄縣于今長州、而雲中都督府、後又改單于都護府、又改安北都護府、由是雲中定襄地名混亂不可考、而盛樂則一也 務農息民。國人悅之（史言拓跋珪所以興）三月。大赦。秦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降戶江翻）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玄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燕主垂。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段氏燕王皝之元妃、蘭氏皝之側室也、皝廟號太祖、諡文明皇帝）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順垂指也）博士劉詳。董謐。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帝王紀曰、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部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義、生摯、嚳苦沃翻）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復扶又翻、卒子戌翻）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可足渾氏、燕主儁之元妃也、傾覆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段氏儁之側室也、儁廟號烈祖、諡景昭皇帝）

以妾為妻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孟子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春秋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左氏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為魯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魯莊公夫人姜氏、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姜氏通于共仲、弑閔公、而欲立共仲、不克、遂孫于邾、齊桓公殺之、僖公既立、請其喪以夫人之禮葬之）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于影響也。實之逼殺其母（事見後一百八卷太元二十一年）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事見二卷周慎靚王五年）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魯桓公之夫人、曰文姜、通于齊襄公、桓公讁之、夫人以告襄公、遂殺桓公、至莊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是不之廢也）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朝直遙翻）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私憾謂譖殺垂妃段氏、又譖垂而逐之奔

紀事本末帳作爲溫帳下四字無下文刺溫者三字

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大司馬
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雍於用翻） 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秦梁二州牧。約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幷州刺史楊
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帥讀曰率下同）
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
楷據湖陜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大界既陷、苻登之兵勢衰矣、故約竇衝等、共攻）
（後秦、陜式冉翻、使疏吏翻） 燕樂浪悼王溫。爲冀州刺史（燕冀州刺史治信都、樂浪音洛琅） 翟遼
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帳（何承天姓苑有故姓、帳謂帳下） 乙酉。刺溫。殺之（刺七亦翻）
幷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犇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刺
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
乞伏。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枹罕舊爲河州治所、乞伏氏先于境內置河州、以屈眘爲牧、故以枹罕爲）
（北河州、以奚念爲刺史、枹音膚） 初帝既親政事（太元元年、崇德太后歸政、帝始親政事） 威權已出。有人
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

王幼學綱目集覽云纖兒猶言小兒也 晉書簡文三王傳作縈

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
尼（暱尼質翻、姏姑三翻、老女稱、姆莫補翻、女師也、又音茂） 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
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
兒欲撞壞之邪（撞丈降翻、纖者小之至、言爲纖兒、謂不及小兒也） 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
（以左衛將軍領營兵、是爲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一作榮） 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
婢兒。取母之姓者（官婢私合而生子、不能審知其父、取母之姓爲姓） 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爲
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
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
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淸遠玄虛之神。今
僧尼。往往依傍瀆服（傍步浪翻、謂依傍佛法、服僧尼之服、而不遵其教也） 五誡麤瀆。尚不能
遵。況精妙乎（佛有五戒、不淫、不盜、不殺、不妄語、不遭酒敗） 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
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施式吏翻） 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道
子。勢傾內外。遠近犇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

晉書范甯傳、娶任下有臣

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朝直遙翻 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
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晉氏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倘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坐 護軍將
軍南平車胤曰 沈約曰、秦時有護軍都尉、漢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李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護軍護諸將軍、魏武以韓浩爲護
軍、資重爲護軍將軍、資輕爲中護軍、車尺遮翻 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 人主南面
鄉明而立、以治天下、故曰當陽 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
署 不署名也 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
親信。數進忠言 數所角翻 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
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
因尼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
之。發怒。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爲豫章
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擧。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
過三日 記王制、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
有生兒。不復擧養 復扶又翻 鰥寡不敢嫁娶。厝火積薪。不足喩也 厝居

恐社稷之憂六字、宋本綱目、記事本末、陪本皆同

丁年

晉書儒林傳、寔乃作乃

積薪、賈誼之言 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
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
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 晉時、中原士民南渡者、皆於江左僑立郡縣、以居之、不以土著爲斷、斷丁亂翻 又人性
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
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
成人也 未成人而死曰殤、其喪禮殺於成人、長知兩翻 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所任
非復童幼之事 任音壬 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爲全
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 夭於兆翻、長知兩翻 帝多納用之
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 豫章領南昌、海昏、新淦、建成、望蔡、永修、建昌、吳平、豫章、彭澤、艾、康樂、豐城、新昌、宜豐、
鍾陵十六縣、一縣負郭、餘十五縣各遣一議曹、下遐稼翻 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 假居
訝翻、假還謂吏休假日滿而還府者 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
愼其負 負謂罪也、吏畏罪則每事加謹、斷丁亂翻 而人聽不惑矣 人聽即民聽、晉書、史臣避唐太宗諱、改民爲人、通鑑因之
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寔乃蠹漁之所資

是綱目作乃實陸本同

得目下有者字綱目陸本並同

寔漁謂所遺者、寔食漁取於民、鄭玄曰、趙魏之東、寔實同聲、寔是也、詩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實當作寔、言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繼絕世、故築治是城、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孔穎達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而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余按徐邈所謂寔訓之爲是、於義亦通　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郡以僚佐爲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攝總也、整也、按據也、文按謂諸曹文書、留爲按據者）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監工銜翻）則淸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漢明帝后馬氏、謚明德皇后）未嘗顧左右與言（虞昌呂翻）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十二月。後秦主萇。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使疏吏翻）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將即亮翻）聞之。馳騎見登（騎奇寄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

水經注東下有南字

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降戶江翻）萇以惡地爲鎭軍將軍。　秦以安成王廣爲司徒。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譙敬王恬薨。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敗補邁翻）序追至白水（水經注、白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西、東流歷天井關、序所至處、去長子一百六十里）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之。身還襄陽。　琅琊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益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鎭。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行下孟翻）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爲後）王恭。蘊之子（王蘊后父也）仲堪。融之孫也（殷融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五年）　二月

御覽兵部引十六國春秋亦作魏褐飛後秦載記成作城御覽無成字此取前秦載記

一本邢望下有南字後秦載記里下無魏字御覽同御覽成作成

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幷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三月戊辰。大赦。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隴東安定涇陽縣之地）萇救之。登引去。夏四月。秦鎭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晉書載記、作魏褐飛、太元元年秦遣庭中將軍魏曷飛擊氐羌、意即此人也）帥氐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帥讀曰率）鎭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鎭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李潤地名、在邢望、李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鎭、按魏書宗室列傳、安定王燮除華州刺史、表曰、讓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請徙馮翊古城）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時登趣長安、據新豐之千戶固）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董成、屠各種也、時據北地）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

案目錄四月己卯朔無

惟小为奇

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種章勇翻）吾雖克其魁帥。（帥所類翻）餘黨。未易猝平。（易以豉翻）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此曹操取馬超韓遂故智耳）揭飛等。見後秦兵少。（少詩沼翻）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鎭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降戶江翻）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分扶問翻、史言姚萇能服雷惡地之心）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掘地作孔、豎木以爲柵、故有柵孔）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　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河西張茂、以敦煌晉昌西域都護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吐谷渾未能有其地也、李延壽曰、此以吐谷渾部內有黃沙、周廻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使疏吏翻、見賢遍翻）　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

意辛山在牛川北、賀蘭部所居也、據北史、踰陰山而北、即賀蘭部 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史言燕爲魏驅除、降戶江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魏收地形志、鄭縣有廣鄉、原鄭縣時屬京兆 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被皮義翻 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先帝謂秦主堅 非常伯納言之子。常伯侍中也、納言尚書也 即卿校牧守之孫也。校戶教翻 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爲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爲豫州刺史。苟曜後持兩端、爲後秦所殺、事見後 劉衞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鞮田黎翻 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處昌呂翻 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翟遼張願叛、見上卷十一年、走音奏、敗補邁翻、鄄音絹 九月。北平人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瀍長爲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白狼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後魏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廣都縣屬焉、漢時當屬北平郡 燕幽州牧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

縣守宰皆會之。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爲也。誘音酉 遂留葬訖。遣廣平太守廣都令先歸。廣平當作北平 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城。趨七喩翻 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道子主之也 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侮。吐谷渾辟奚視連慈仁、見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 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爲後乞伏乾歸伐吐谷渾張本 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犇洛陽。鄭東鄭縣之東也 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十三年、越質詰歸歸附于乞伏氏

十六年。春正月。燕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尚書事。薊音計、樂音洛 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降戶江翻 乾歸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 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

案目錄、十月庚子朔、無壬辰、戊戌。魏書蠕蠕傳、肩作眉

引去。秦驃騎將軍沒弈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其二子爲質於金城王乾歸（質音致）請共擊鮮卑大兜。乾歸與沒弈干攻大兜於鳴蟬堡。克之（據載記、大兜時據安陽城、安陽城在唐秦州隴城縣界、鳴蟬堡亦當在其地）兜微服走。乾歸收其部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歸沒弈干二子。沒弈干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帥騎一萬。討沒弈干（帥讀曰率）沒弈干犇他樓城（他樓城在高平、唐太宗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後入原州蕭關縣界）乾歸射之。中目（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太子詹事謝琰爲右僕射。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叙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王珣先爲溫府主簿）以爲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弘之。爲餘杭令（餘杭縣、漢屬會稽郡、顧來曰、縣、秦始皇立、後漢分屬吳郡、吳分屬吳興郡）弘之。汪之孫也（范汪得罪於桓溫、見一百一卷哀帝升平五年）

冬十月壬辰。燕主垂。還中山（自范陽還也）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魏收曰、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長知兩翻、縕於粉翻、紇戶骨翻）秦王堅滅代（滅代見一百四卷元年）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擧部遁走。珪追犇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是時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犇南牀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商山、復扶又翻）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帥所類翻）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産犇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擧衆降（降戶江翻、下同）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汗音寒）兄子社崘斛律等。宗黨數百人

食副馬

魏書太祖紀衛辰攻南部係十一月戊寅

崘盧昆翻 緼紇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緼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為社崘復叛去而建國張本 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却之 為燕滅翟釗張本 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 乘其伐沒弈干之虛也 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 鞮田黎翻、又丁奚翻、帥讀曰率 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 騎奇寄翻下同 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 金津當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間 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 考之載記、悅跋城即代來城也 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 魏書官氏志、拓跋鄰以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木根山在五原河西 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 漢地理志、五原郡成宜縣有鹽官、唐鹽州五原縣有烏白等池鹽、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 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 報元年衛辰藉兵於秦以滅代之怨也 自河以南。諸部悉降 降戶江翻 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

宋書武帝紀勃勃作佛佛錢大昕攷巽云即赫連勃勃也古讀佛如弼弼勃聲相近

魏書萇傳仗作伏通鑑下卷同

Zu viel Vorsicht

綱目集覽正誤云後漢書袁紹傳郭圖曰監軍之計在於將牢將牢一

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 少詩照翻 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 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弈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為勃勃殺沒弈干復建國張本、妻七細翻 戊申。燕主垂。如魯口。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 自長安如陰密為北行 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 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為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而長安去鄭三百里耳、此姚氏腹脇之癰疽也、使萇召之、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畏彈而不敢來、二秦交兵、邊遽狎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為無能為者、輕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為功乎 萇敗登於安定城東 敗補邁翻 登退。據路承堡 路承人姓名、築堡自守、時因以為名 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 姚萇僭號、追諡兄襄、為魏武王 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 將牢謂先自固、而不妄動也、猶今人之言把穩 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 長直亮翻 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陳。二

作持牢謂持守牢固猶言持重

也。(將即亮翻、陳讀曰陣)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帥讀曰率)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 (起玄黓執徐、盡柔兆涒灘、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秦主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爲皇后。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蘇康人姓名、館陶縣漢屬魏郡、晉屬陽平郡、將即亮翻下同)三月。垂引兵。南擊釗。秦驃騎將軍沒弈干。帥衆降于後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後秦以爲車騎將軍。封高平公。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萇時屯安定、萇音長)征南將

一本承作乘綱目同　魏書慕容廆傳承作有綱目作乘　下趨同三字衍

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復扶又翻）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皆苻氏舊臣也）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朝直遙翻）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使萇果以殺統等爲非罪、當按誅始造謀者、但怒而已、豈眞怒邪）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走音奏）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趨七喩翻、下趨同）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翟釗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燕大赦。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艘蘇遭翻、上時掌翻）釗亟引兵。趣西津。（趣七喩翻）

晉書後燕載記陽作渦　疲暍

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鎭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比必寐翻、及也）釗聞之。亟還。攻鎭等營。垂命鎭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暍於歇翻、傷暑也）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鎭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鎭等夾擊。大破之（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濟而取之、翟釗則張疑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農燕之驃騎大將軍、此逸大字）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水經注、河內脩武縣北、有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犇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淸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夔姓也、石趙之臣有夔安）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犇。詔以爲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將則亮翻）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降戶江翻）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

注謂疑當作時

晉書劉毅傳玄使間有果字綱目同

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
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守式又翻）鬱鬱不得志。
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隔湖、就太湖而五、酈善長謂、長塘湖、射湖、貴湖、隔湖、與太湖而五、吳中志、謂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也、長知兩翻）
遂棄官歸國（玄襲封南郡公）上疏自訟曰。先臣。勳王匡復之勳。朝廷遺
之。臣不復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謂桓溫廢海西立簡文帝、而帝繼統也、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請問談者。誰之由耶。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
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橫戶孟翻）士民畏之。過
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聽讀曰廳、矟色角翻、通俗文、長丈八者謂之矟、擬者謂矟向之、若將刺之也）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元帝謂江東置參軍十三曹、有中兵、外兵、騎兵）
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爲之失色（爲于僞翻）玄出。仲堪
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
（都謂建康）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

節下

宋書胡藩傳內弟作外兄

今本載記作權千城

仲堪。說之曰（說輸芮翻）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怏於兩翻）節下。崇
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
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
後悔無及矣（爲後桓玄殺企生仲堪張本、企區智翻）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徙
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會工外翻）十二月。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
王農爲都督兗豫荊徐雍五州諸軍事。鎭鄴（雍於用翻）休官權千
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休官雜夷部落之名、顯親縣漢光武置、屬漢陽郡、晉改顯親爲顯新、復漢陽爲天水郡、晉書姚興載記、權千成作權于成、略陽豪族也）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兗州。脩孔子廟（孔子廟在魯、魯郡、前漢屬徐州、後漢晉屬豫州、江表始分屬兗州）給戶灑掃（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各如字）仍立庠序。收敎學者。曰。
事有如賒而寔急者（此寔義與虛實之實同）此之謂也。表不見省（省悉景翻）
十八年。春正月。燕陽平孝王柔卒。權千成。爲秦所逼。請降於
金城王乾歸（降戶江翻）乾歸以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
公。夏四月庚子。燕主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安定王庫傉官

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崘收其餘衆數百。犇疋候跋。疋候跋處之南鄙（處昌呂翻） 社崘襲疋候跋。殺之。疋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犇魏。社崘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柔然自此遂爲魏患、據載記、以社崘爲河西鮮卑、則柔然亦鮮卑種也）

十一月。燕遼西王農。敗辟閭渾於龍水（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出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水、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瀆無輟、亦或謂之龍泉水、敗補邁翻） 遂入臨淄。十二月。燕主垂。召農等還。 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是歲前秦滅、通鑑始書後秦爲秦） 幷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爲河東公。

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自此以後、史以西秦別之）

二十年。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于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遂自平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漢高祖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爲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曰長樂郡、又別立廣川郡、樂音洛）

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熾昌志翻） 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單音蟬） 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薛干太悉伏。自長安。亡歸嶺北（嶺北謂九嵕嶺北、十八年、太悉伏犇秦） 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

二月甲寅。尚書令陸納卒。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少詩照翻、會工外翻、倡音昌） 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錢唐記曰、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能致土一斛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楊正衡曰、茹音如、又而據翻、浙間舊有此姓） 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驃頻召翻、今匹妙翻、騎奇寄翻） 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爲于僞翻） 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 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博平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江左屬魏郡、與郡皆僑置） 帝益惡道子（惡烏路翻） 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

錢唐注已見漢紀五十四獻帝建安二年

驃頻召翻今四字宜刪

假山

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滑臺事見上十七年、長子事見上年、狃與忸同、杜預曰、忸忕也) 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羸倫爲翻) 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降戶江翻) 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黑城在五原河北、按魏書帝紀、登國五年、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出稒陽塞、侵及黑城、從可知矣) 進軍臨河(水經、河水自新秦中、屈而南流、過五原西安陽成宜宣梁臨沃稒陽等縣南) 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廉川在湟中、降戶江翻) 廣武趙振。少好奇略(少詩照翻、好呼到翻) 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天文志、須女四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斗牛女揚州分、虛二星、危三星、皆主死喪哭泣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見賢遍翻) 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晉都建康、做洛都起華林園、惡烏路翻) 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治直之翻)

(既作自容庬傳魏書慕) (魏書太祖紀十作五)

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漂紕招翻、艘蘇遭翻) 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伺相吏翻、使疏吏翻) 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河水自金城、過武威天水安定北地郡界、奉東北流、至朔方沃野縣界、始屈而東南流、虔屯河東、儀屯河北、皆河曲之地、未渡河也、北史曰、儀據朔方、將卽亮翻下同) 畧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壽鳩、見一百四卷元年) 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靳居焮翻) 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

暴風氷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重直用翻）選精鋭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覆扶又翻）沙門支曇猛（支者曇猛之俗姓、曇徒含翻）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必爲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師邪、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麟亦不能自立、同歸于亂而已矣、索昔各翻）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狥。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事見一百四五卷七年八年）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詗古永翻、又翾正翻）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水經注、可不遲水、出鴈門沃陽縣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合流而東、逕參合縣南）魏王珪。夜部分諸將（分扶問翻）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

騰蹋

（綱目以兵邀作邀兵擊、紀事本末邀下有擊字）

（慕容惋傳數千作千餘）

（魏書賈彝傳閏作潤）

（紀事本末晁上有遼東二字）

（王上有廣寧二字）

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引而東行也）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迸北孟翻）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倭烏禾翻）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濟子禮翻）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晁直遙翻）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易以豉翻）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通鑑、於惠帝元康五年、書定襄之盛樂故城、此書雲中之盛樂、蓋歷代郡縣、廢徙無常、前漢成樂縣屬定襄、後漢盛樂縣屬雲中、前書定襄之盛樂、此前漢之故城也、此書雲中之盛樂、此後漢之故城也）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

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以淸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鎭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郞將。代長樂公盛。鎭薊【樂音洛、薊音計】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擧擊魏。是歲。秦主興。封其叔父緖。爲晉王。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漢人有言、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軍之卒、沒世不復、正此之謂也】休官權萬世。帥衆降西秦【前年乞伏乾歸稱秦王、故稱西秦、以別於姚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諫不聽【從才用翻】規弟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海陽縣、自漢以來屬遼西郡、平規兄弟、以燕兵敗、故叛之】垂遣鎭東將軍餘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至魯口。規棄衆。將妻子及平喜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引兵趣龍城【趣七喩翻】淸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白狼徐無等山之南】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靑嶺。經天門【靑嶺蓋即廣昌嶺、在代郡廣昌縣南、所謂五廻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鎭平城。垂至獵嶺【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常獵於此】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虔勇蓋代北、旣敗而死、故諸部皆貳、然天將亡燕、垂繼以殞、此固非人力所能爲也、帥讀曰率、怖普布翻】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爲于僞翻】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魏人有言、死諸葛走生仲達、拓跋珪聞慕容垂之死、而不敢進、】

後燕藏記無西字此取魏書太祖紀

晉書王恭傳、朝勸二字作覲

榱

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朝直遙翻、下同。榱所追翻。秦曰屋椽、齊魯曰桷、周曰榱）便有黍離之歎。（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作黍離之詩）緒說國寶（說輸芮翻）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謂依違於權姦之間、以保祿位。比毗至翻、近也）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謂王陵以廷爭失位、陳平以慎默終能安劉。爭讀曰諍）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鎭。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闇讀如陰）。冢宰之任。伊周所

太祖紀、肯作能

案文、章上宜有燕字

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幾與機同。遠于願翻）國寶等愈懼。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冠古玩翻。磾丁奚翻）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韓信自井陘伐趙之故路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乙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去年李先自西燕歸燕。趨七喩翻。降戶江翻）珪以爲征東左長史。西秦涼州牧軻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軻彈犇涼。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皆重鎭也。爲于僞翻）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鎭北將軍

Schusohle. 屧 喜死

（注所學見南史武帝諸子傳得營作行宮）（齊書神武紀作授）

乃解。初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狀聞（按繹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死。入閤而躍。屧爲之破（屧蘇協翻、屐也、又屧中薦也、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死則從而忻快、爲于僞翻）

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年五十二）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斷丁亂翻）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受當作授）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間廝養（廝音斯、養余亮翻）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尙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如尉景、司馬子如、孫騰諸人、是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如泉企、裴讓之、是也）由是。文武樂爲之用（樂音洛）世子澄祕不發喪（用歡遺言也）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誘音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侯景之變、當時覺之、而能發其姦者、邢子才一人耳、孰謂文士不可以當藩翰哉）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崔暹糾劾權貴、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爲暹罪、將即亮翻下同）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愼之（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二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侯景爲太傅河南道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洛陽二州名、注已見前、魏收志、武定二年、置北荊州、領伊陽、新城、汝北郡、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有東魏北荊州、淮陽郡、項城縣、東魏置北揚州、及丹楊郡秣陵郡、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景傳云、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荊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濟州刺史許

異本無其字綱目同 一本二作一 異本宙作內梁書朱异傳綱目並同

季㒳、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爾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陰結私圖、剋相影會、蕭韶太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傳士哲、揚州刺史可足渾洛、無邢子才、典略、有荊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暴顯、許季㒳、爾朱渾願、樂恂、梅季昌、今依梁書、而太清紀、有兩豫州、蓋前官也 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 易弋豉翻 若齊宋一平 齊謂青州、宋謂徐州 徐事燕趙 燕趙謂河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 大同二年、東魏請和、自是交聘、使命不絕 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 謂不能圓轉、如膠柱鼓瑟 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 守式又翻、降戶江翻、朝直遙翻 考異曰、典略云、去年十二月夜夢、今從梁書 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 少詩沼翻 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 帝不能自治其國、而妖夢是踐、其亡宜矣 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 獨言者、宴閑之時、非因與侍臣問答、獨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已於言也 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

梁書本紀與通鑑同胡注所云梁紀指南史也

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 杜預曰、衷中也、揣初委翻、誘音酉 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 易弋豉翻 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爲侯景亂梁張本 丁亥。上耕藉田 藉在亦翻 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 大通元年、帝捨身之始也、事見一百五十一卷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 梁紀作土州刺史桓和、五代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巢、置土州及東西二永寧、眞陽三郡 仁州刺史湛海珍等 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已吾、義城縣、已吾之下注云、州郡治、五代志、彭城穀陽縣、有已吾、義城二縣、後齊併以爲臨淮縣 將兵三萬。趣懸瓠 將即亮翻、趣七喻翻 運糧食。應接侯景。

魏大赦。 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爲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教數十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

握彥深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朝直遙翻）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晉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伉儷及家適也、既葬而宴、賢者非之、高澄則喪父也、祕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徒跣之哀、縱躚躚僛僛之樂、尚爲有人心乎、是故欒錡之禍猶輕、柏堂之禍爲慘、蒼蒼之報應、固不爽也、雞斯讀爲笄纚）丙子。羣臣奉贖。（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爲無君、天下亦忘君矣）丁亥。上還宮。（丁亥當作丁丑）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也。（李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按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五月。丁酉朔。東魏大赦。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爲太尉。（旭、吁玉翻）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將、即亮翻）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侯景不敢乘勝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衆也）甲辰。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爲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爲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僕射高洋爲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斌、蓋因玉儀而進用、斌音彬）戊午。尉景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東魏東荊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魯陽、潁州治長社、時無北兗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豈史家誤以荊爲兗邪）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少、詩照翻）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先是王思政蓋自恒農遷刺荊州、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收志、興和元年、分置陽翟郡、屬潁州）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按趙貴開府儀同三司、此逸開府二字）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爲王旅未接。（謂羊鴉仁等軍未至也、昕、許斤翻）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于宇文。但螫手解腕。（蝮蛇螫手、壯士解腕、事見釋、螫音釋、腕烏貫翻）不得已。本圖爲國（爲、于僞翻）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

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鎭 辭景而還同執也 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 記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鴈行言如鴈並飛而進也、景知泰覺其情、且知梁之可侮弄也、故以書絕泰、而決意附梁、遺于季翻、行戶剛翻、 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 史言西魏諸將唯任約爲侯景所誘、降戶江翻、任音壬 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尙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 使疏吏翻下同 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 高顥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 考異曰、北史作德正、今從北齊書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若干惠卒 若干惠魏司空、樂音洛 丁酉。東魏主爲丞相歡擧哀。服緦縗 紀閑傳、緦麻之縗、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爲于僞翻、縗倉回翻 凶禮依漢霍光故事 凶禮猶言喪禮也 贈

朱日錄 甲子晦

乙丑朔

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啓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州 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國、晉氏南度、石氏强盛、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始僑立豫州於壽春、是後庾亮以豫州刺史鎭蕪湖、毛寶治邾城、趙胤治牛渚、謝尙鎭歷陽、又進馬頭、桓沖戍姑孰、蓋不常厥居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懸瓠、常珍奇歸北、懸瓠入魏、豫州復治壽陽、齊東昏之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爲豫州、至帝天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爲豫州、復以歷陽爲南豫州、後復壽陽、又徙豫州復舊治、今得懸瓠、復宋之舊爲豫州、以壽陽爲南豫、以合肥爲合州、南北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易置州郡、類如是矣 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鎭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鎭項城 改東魏之北揚州爲殷州

八月。乙丑。下詔。大擧。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 將即亮翻 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 謂取休假在外舍也、帥所類翻、异羊至翻 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

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登北顧亭、謂幸京口時也。江郢揚南徐之地、爲江左、豫南豫南兗之地、爲江右。朱异告帝以防鄱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氣、而不料侯景自壽陽舉兵、天邪人邪）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襻普患翻、襻輿者、輿擱施襻、人以肩舉之）施版屋。冠以牛皮（冠古玩翻）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鎭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言既以皇孫之貴自高、又以都督之尊自處、復扶又翻）自淵明已下。始不對接。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

辛未。高澄入朝于鄴。固辭大丞相（以通鑑書法言之、辛未之下、當有東魏二字、朝直遙翻）詔爲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爲穴（魏收志、魏郡臨漳縣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丘縣地、春秋時、乾侯邑也、土地斥鹵故曰斥丘、其地在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納其柩而塞之（柩音舊、塞悉則翻）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史言潛葬之無益）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戍。拔之（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語牛倨翻、攝收也）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二邦謂梁及西魏也）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太上囚楚。乞羹自若（事見十卷高帝四年）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復扶又翻、累力瑞翻）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尙書事。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旅與膂同、膂骨也）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中竹仲翻、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沈持林翻）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謂逐孝武帝使入關也）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言不敢專決也）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上時掌翻、從才用翻）鞠躬

魏書北史孝靜紀郎上有侍字

屏氣 屏必郢翻 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 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環濟要略、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即中書侍郎之任也、按二官、皆謂黃門中書、通爲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書侍郎屬中書省、分爲二官、高澄以崔季舒爲中書黃門郎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以爲黃門郎、則侍從左右、以爲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領二職也 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 比毗至翻、復扶又翻 癡勢小差未 差楚解反、本作瘥、疾稍愈、謂之差 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 監工銜翻、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宿衛、所以防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呼火故翻、嗔昌眞翻、怒也 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 屬之欲翻、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敬 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 勝音升、毆烏口翻、勞力到翻 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 徐知訓陵侮其主、與高澄異世同轍、皆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諒哉 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

江海人。忠義動君子 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年 帝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 荀濟以散騎常侍侍講 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 東魏華山王鷙、卒于大同六年、華戶化翻、濟子禮翻 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 高澄雖悖逆、不能不屈于靜帝之言、理所在也 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 含章堂、蓋取坤卦含章可貞之義、必在鄴宮之內殿左右、幽者閉帝於內、不使出而專殺於外也 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 少詩照翻 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

老而益壯

上磨墨檄之（言上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朝衆即謂在朝百官、好呼到翻、朝直遙翻）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大同十年、東魏以高澄領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史言高歡識鑒、非澄所及）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楊愔字遵彥）衰暮。何苦復爾（復扶又翻）濟曰。壯氣在耳（言年雖衰、而氣不衰也）因下辨曰（辨獄辭也）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苟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幷焚之（章懷太子賢曰、鹿車小車、僅容一鹿也）澄疑諮議温子昇（子昇蓋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沒其家口、爲官奴婢、填晉陽宮）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諸貴謂司馬子如、孫騰等）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

Hunger.

錢大昕北史考異云本傳樂字相貴不名相樂然魏孝静帝紀齊書文宣紀俱作相樂案齊書陳元康傳及御

一病。今乃知卿眞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史言士之狥義者、固不計身之死亡、亦未必死也、怖普布翻）九月。辛丑。澄還晉陽。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前、掎者亢其下、掎居綺翻）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斷音短）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監工銜翻）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泰從魏主。狩于岐陽（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扶風雍縣、有岐陽宮）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以敵侯景、見上卷上年）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近時之事謂之新）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

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朝直遙翻下同）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縶南冠（左傳、楚伐鄭、鄭人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使歸、合晉楚之成）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相息亮翻）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容于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熟字通、言進軟熟之辭於梁、以爲容身之圖）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左傳、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遂與晉侯會于黃池、越子句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句音鉤）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事見五卷）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徽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擁當作壅、舍讀曰捨、徽一遙翻）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爲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援于元翻、枹音膚、將即亮翻）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傍步浪翻）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螳蜋舉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諭斧、蛣蜣蜣蜋也、翼在甲下、故以諭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蛣音詰）當窮轍以待輪（古語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轍、陸佃曰、螳蜋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又謂之當轍不避、釋蟲、不蝎蟷蠰、其子螵蛸、舍人云、不蝎名蟷蠰、今之蟷蜋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蟷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坐積薪而俟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乘晉師、林父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晉師從之、夙沙衛連大車塞隧以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國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鴆翻）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左傳、宋猛獲與南宮萬弑其君、宋討之、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見黃雀

螳螂斧

螳螂斧見莊子人閒世篇

南風不競

而忘深穽（穽疾正翻）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逮及也、此二語以誘梁、欲再與講和、以攜侯景）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周章怔營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揣初委翻、量音良、分扶問翻、背蒲妹翻）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曰、慢藏誨盜、藏徂浪翻）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左傳、晉圍齊、楚乘其間伐鄭、晉人聞之、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天亡有徵（徵讀曰證）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復扶又翻、推吐雷翻）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將即亮翻、燕因肩翻、易弋豉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漢張良曰、楚兵剽輕、剽匹妙翻、輕牽正翻）不比危脆之衆（脆此芮翻）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倔其勿翻、彊其兩翻）狠戾難馴（狠當作很）呼之則反速而釁小（釁許覲翻）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用蘇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自據淮南。亦欲稱帝（用黥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但

殃池魚

案蕩舟稱力蓋指鼻而言胡氏以蔡姬當之恐非

顧當作賀

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池魚人姓名、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曰、城門失火、汲城下之池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橫戶孟翻、夭於紹翻、折而設翻、又之舌翻）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必殺之、君忸怩顏、乃赦之、鴳扈小鳥、即鴳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杜預注曰、蕩搖也、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射而亦翻）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顧琛、而用朱异、廢立失所、謂御昭明、而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舍讀曰捨）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螫音釋、躁則到翻、治直之翻）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易坤卦初六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探雀鷇、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年、探吐南

翻、藏徂浪翻）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注曰、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幷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授鉞四七）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仭之山者勢也）爲破竹之勢（破竹杜預之言、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八年、漢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荊棘、露霑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轥轢（轥力刃翻、踐也、轢來各翻、輾也）鐵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之嘉產也、蹂人九翻、踐息淺翻、折而設翻）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晉左思設爲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弼引用之）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李斯自楚入秦、爲客卿、孫秀自吳奔晉、爲驃騎將軍、弼以此誘南人、要亦書檄之常談耳）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

據注通鑑原本輜上少一景字

南史侯景傳無公等爲三字客下有邪字爲作

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說式芮翻）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邾莒（言爲小國以附於大國、朝直遙翻）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此杜弼所謂、進孰圖身者也、帝早在兵閒、曾不見此、蓋天奪其鑒也）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考異曰、梁紀作戊辰、遣貞今從典略）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須待也）儀衞以乘輿之副給之（乘繩證翻）貞。樹之子也（元樹來奔、中大通四年、爲樊子鵠所禽）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爲澄因淵明約和以閒侯景張本）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輜重之上、當有景字、文意乃明、重直用翻、兩音亮、渦音戈）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陳讀曰陣）

將並御覽人事部引梁書同傳無侯字

斫足

御覽偏霸部克作破

下魏陳同景閉壘。俟風止乃出戰不逆風、故景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領定戎、建平、眞君郡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尤之者、責過之也、將即亮翻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被皮義翻、渦工禾翻、射而亦翻、下爲射遷射同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爾朱高歡、故自謂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解戶買翻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中竹仲翻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

放火

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斛律光之勇雖不利、段韶之智雖不獲逞、然東魏之士氣未衰也、故慕容紹宗、乘機而運其巧、得以成功、觀史者、若祗以一時勝負論人、非有識略者也、帥讀曰率、復扶又翻魏岐州久經喪亂喪息浪翻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爲諸州之最。丞相泰擢穆爲京兆尹。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

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騎奇寄翻）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侯景右足偏短、故詬爲跛奴、陴頻彌翻、詬苦候翻、跛普我翻）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考異曰、典略云、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人臣苟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復扶又翻）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僕射。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去年使羊鴉仁鎭懸瓠、羊思達鎭項城、考異曰、典略、在六月、今從梁帝紀）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不敢歸義陽）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去年、遣蕭淵明、攻彭城、以範代鎭壽陽、時猶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監工銜翻）聞景至。故往候之（有意見之爲候、鄭玄曰、古者謂候爲進、孔穎達曰、古時謂迎客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今按經傳、迎客爲進、則進使者而問故之類、是也、迎客爲候、則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地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帥讀曰率、鄉讀曰嚮）

（景夜歸到）

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陴頻彌翻）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鎭。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說式芮翻）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徐思玉本壽陽人、仕於東魏、今隨侯景北來）

（異本朝上有爲字綱目同）

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將即亮翻、下同、詰去吉翻）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合肥之役、黯請叡下城避箭、其懦闇可知矣、然使黯能拒景、梁朝亦將赦黯納之）朝廷聞景敗。

（異本存下有縱使或存四字紀事本末同綱目有縱存亦三字）

異本日上有對字、何敬容傳、梁書紀、事本末竝同

南史侯景傳牧作刺史、此取梁書本紀及景傳

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玄圃、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玄圃、三曰層城、太帝之所居、東宮次於帝居、故立玄圃）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梁祕書省有撰史學士）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事見晉紀）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何敬容雖不能優游於文義、其識則過於梁朝諸臣矣、復扶又翻、下景復復救乃復故復同）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鎭合肥。（更工衡翻）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渦音戈）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事見漢獻二帝紀）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事見晉安帝紀、妖於驕翻）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喩。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左傳、楚令尹子西曰、勝如卵、予翼而長之、荷下可翻）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乾音干）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李斯上秦王書曰、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漢邊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偵伺匈奴、降戶江翻）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與國謂東魏）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惟思也）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背蒲妹翻）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朝直遙翻）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衞社稷）衞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孔子家語曰、衞大夫蘧伯玉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

戰國秦策江作河、史記李斯傳、文選竝同

異本與國下有臣稱不取也五字、梁書蕭介傳、綱目、紀事本末皆同、但綱目無也字

反噬　卵翼　尸諫

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劉向事、見三十卷漢成帝陽朔二年　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宋元嘉間、蕭思話歷當方任、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介與帝同十三世祖後漢中山相苞

己未。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　朝直遙翻、下同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爲司空。

魏皇孫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　石長宣書官者表、其以南兗州附侯景也、不可以春秋書法觀之　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遺書移　移謂移檄也、數所角翻　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舊好同　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幷及先王　爲于僞翻、言爲魏主君臣祈福也　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　使疏吏翻、下同　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數中矣　與朝臣議之。右衞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异羊至翻、間古莧翻　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　侯景之反覆、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　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　省悉景翻、重直用翻　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　攝問收錄其人而問之也　乃爲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　謂人所祝願天從而殺之　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　謂渦陽之勝也　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　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大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注曰、蕩動散也　澄苟行合天心　行下孟翻、又如字　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　秦兵謂西魏之兵、西魏據有關西、故曰秦兵　胡騎迫其背　胡騎謂柔然之兵　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晉先軫之言

可於作其可侶

異本造下有敬竝給之四字條景傳紀事本末竝同

之朱張謂朱异張綰之族也景恚恚於避翻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鍛丁貫翻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爲長史譒補過翻徐思玉爲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夏侯詳爲梁朝佐命功臣、其子亶夔、皆宣力邊陲、並著聲績至譒不克負荷矣 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悖蒲內翻、又蒲妹翻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使疏吏翻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求輔貞、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帝既不問景、又不爲之備、蓋耄期倦勤、直付之無可柰何 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正德既奔魏、而逃歸、上復其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劫掠、及隨豫章王北侵、又委軍而走、爲有司所奏、上詔曰、汝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奪人妻妾、略人子女、我每加覆掩、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讟逾甚、匹馬奔亡、志懷反噬、汝既來歸、又令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狠心不改、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宥汝以遠、於是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徙所、追赦之、復以朱异之言、封臨賀王、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 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謂奔魏時也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被皮義翻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仰牛向翻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重直用翻、撲晉卜翻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此亦報範之言、非面語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範非景敵也、使上許範、而進兵討、景肉投餧虎耳、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使疏吏翻、下同、爲于僞翻 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

異本請下有自字綱目同

貧家十客

以聞（羊鴉仁自懸瓠還頓軍淮上）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並抑不奏、典略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景又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讎門謂高氏也）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旰古按翻）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畜吁玉翻）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史言帝養成侯景之禍、以敗國亡身）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驎離珍翻、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啓、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遮迾、清道晨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投、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手總成規、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倖者、率所律翻）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

異本之作其綱目同

刻爲務。百賈怨之（賈音古）异尤與之暱（暱尼質翻）世人謂之三蠧。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比毗至翻）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閒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朱异字彥和）侍詔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難乃旦翻）知惡而不改。天奪之監。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景自渦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茂、迎侯之、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縛馬頭以登舟、又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　考異曰、梁書云、執太子劉神茂、按神茂素附於景、無煩攻執、今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荊山西）執戍主曹璆等（璆音求、又渠幽翻）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此即朱异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五代志、封山縣、屬合浦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

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遂之兄子也（宏上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邃。皆天監名臣）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濮博木翻）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弃淮南（壽陽古淮南郡治所）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帥讀曰率）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此譙州非渦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塘、臨徐、南梁、新昌郡。其地當在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三年。割北徐州之新昌。南譙州之北譙。立爲南譙州。居桑根山西。今滁州城是也）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三年陷譙城。下又云。十三日以王質巡江過訪。典略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爲中書舍人（先悉薦翻）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腰輿者。人舉之而行。其高纔至腰。繖蘇旰翻。又蘇旱翻。蓋也）不限士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

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降戶江翻）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說式芮翻。趨七喻翻）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羸倫爲翻）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盧循之寇建康也。徐赤特。敗於張侯橋。循兵大上。至丹楊郡。則丹楊郡治。蓋近江渚）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艘蘇遭翻。荻音狄）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恐其不能濟國事也。諜徒協翻。昕許

木驢（下以下八字衍）

若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
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
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帀（帀作答翻、周也）百道俱攻。鳴
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
爲竅（竅苦弔翻、空也、穴也）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
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
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扇門扇也）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
（刺七亦翻）景據公車府（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衞尉、其署舍在臺城門外、故景得據之、府者署舍之通稱）
正德據左衞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棒部項翻）
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妓渠綺翻、女樂也）東宮近城（近臺城也）景衆
登其牆。射城內（射而亦翻、下臨射亦射弓射同）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
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
（大同中、於臺城西立士林館、使朱异顧琛孔子袪等遞互講述、乘繩證翻）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

雉尾炬

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更工衡翻、杜佑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濶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羊侃使作雉尾炬。灌
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杜佑曰、鷰尾炬、縛葦草爲之、分爲兩岐、如鷰尾狀、以油臘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之作雉尾炬也、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高居傲翻、射而亦翻）
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塹七艷翻）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
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射而亦翻、下同）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幷
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
不可。今出人若少（少詩沼翻）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
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
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爲景所獲（鷟士角翻）執至城下。以示
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
來（復扶又翻）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

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趣七諭翻）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紿待亥翻）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鎭。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壽陽。

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應劭曰、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祥、薛瓚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制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劒戟）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天監六年、改聽訟堂爲儀賢堂、在南闕前）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妻七細翻）幷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爲其防閤、在東府、故得爲景內應、姚思廉梁書作許鬱華、時爲東府東北樓主）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語牛倨翻）若不早降。正當如此（降戶江翻）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粗坐五翻）

江子一之敗還也（謂自采石下流敗還之時）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首異本作身、綱目同）癸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主帥所類翻、五帥讀曰率）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未測其情故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用翻、中竹仲翻、稍與槊同、色角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江子一兄弟、駢肩以死於闕下、而不足以衞社稷、悲夫、古人所以重折衝千里之外者也、塹七艷翻）

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

折衝千里之外

舊本至作直綱目同乙丑先乙亥九日

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塡山號哭動地（毆烏口翻、捶止蘂翻、羸倫爲翻、號戶刀翻）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畚布衮翻、所以盛土、鍤側洽翻、所以盤土）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芙蓉層樓下、施槅拱、層層疊出若芙蓉花然、罽氂布也、織毛爲之、高居傲翻、罽居例翻）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衣於既翻、下衣錦同）分配二山（二山謂東土山西土山也）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斷音短）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降戶江翻）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詬苦候翻）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實軍。人感恩。爲之致死（凡爲奴者、皆羣不逞也、一旦免之爲良、固已踊躍、況又資之以金帛、安得不爲賊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時、虐用奴婢、豈特誤其身、誤其家、亦以誤國事、可不戒哉、爲于僞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雍于用翻）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南平王偉上弟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遺于季翻、爲于僞翻）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從才用翻）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景書及此异等其何辭以對）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將即亮翻）長江天險。二曹所歎（事見魏文帝紀）吾一葦杭之（詩國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

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波。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今之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郡含洭縣。湘東之衡州、隋文平陳始置）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韋放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監古銜翻）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分扶問翻）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使疏吏翻）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鎭。江州去京最近（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水行一千四百里）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鎭。今宜且張聲勢。移鎭湓城（張知兩翻）遣偏將賜隨（將即亮翻、下在將同）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帥讀曰率）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考之粲傳、張公洲蓋即蔡洲）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遷仕、今從太清紀）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五代志、宣州南陵縣、梁置南陵郡）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下流衆軍、張公洲之兵也）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難乃旦翻）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軍解之（語牛倨翻、少詩沼翻、復扶又翻、沮在呂翻、爲于僞翻）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舸古我翻）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韓非子、有鬻矛楯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對、後世矛楯之說祖此）豫州必欲立異。鋒鏑

矛楯

弗見。凡部將見諸帥、執鞭以爲禮。狠戶墾翻 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
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彘縣、順帝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併僑立永安縣、屬荊州、注又見前
諸軍亙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
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剽匹妙翻 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
者。聞之亦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 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
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
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 而不備薪芻魚鹽。
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藁秸爲之、所以藉寢、
壞音怪、飼食並祥吏翻 軍士無膎。膎戶皆翻、脯也、又肉食肴 或煑鎧熏鼠。捕雀而食之。鎧可亥翻
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廚、乾音干、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
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 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
病。侯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 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

異本僞下有且字紀事本末陸本並同

錢大昕辯正云、案下文云景以夏侯譒爲豫州刺史、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又啓云高

援軍斷其路。斷音短 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
不可卒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
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
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 伺相吏翻 景從之。遣其
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將即亮翻、任音壬、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齊矣
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
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仗除兩翻 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
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
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子亥翻 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 幷求宣城王
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
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
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梁之智士、唯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 上乃以大器之
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勅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 下

寫築　無愁天子

隋書五行志、樂上有笑字、黑作烏

性懦。不堪人視（所謂弱顏也、懦乃臥翻、又奴亂翻）雖三公令錄奏事（令尚書令、錄尚書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齊主之父、廟號世祖）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朝衣於既翻）盛脩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好呼到翻、下同、數所角翻）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晉陽宮也）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脩德（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五代志、帝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無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和戶臥翻）於華林園（鄴都有華林園、華如字）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衣服穿弊、如懸鶉者、爲藍縷、衣於既翻、下人衣同、樂盧各翻）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鬬（寫築者、寫諸城之形、而築以象之、黑衣者、象周之戎衣、內參者、諸閹宮也、帥讀曰率）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朝直遙翻、顒魚容翻）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魏齊官制、凡祿各以品秩爲差、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爲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爲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爲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爲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爲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爲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爲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爲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爲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爲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爲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爲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爲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爲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爲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諸嬖倖。朝夕娛侍左右（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藏徂浪翻）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守音狩、賈音古）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史極言齊氏政亂、以啓敵國兼并之心、又一年而齊亡、有天下者、可不以爲鑒乎、書名通鑑、豈苟然哉）周高祖。謀

異本縱下有賦繁役重

四字綱目紀事本末並同　注乘間二字衍

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偫直里翻）齊人聞之。亦增脩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好呼到翻、懈古隘翻、間古莧翻、下間隙乘間同）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上時掌翻）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周主保定初、再伐齊、攻并州、圍洛陽、趣懸瓠、出軹關、皆無功、事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四年五年、爭宜陽、爭汾北、事見一百七十卷太建元年至三年）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曰破亡餘燼者、言陳氏承梁元帝江陵破亡之後、收合餘燼、再立國於江南、燼徐刃翻、火餘燭餘曰燼）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喪息浪翻）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左傳、闕伯比曰、讎有釁不可失也、釁與釁同、宇文高氏、世爲讎敵）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周師若自軹關出險趨鄴、前無阻險可以方軌橫行）兼與陳氏。共爲掎角（欲約陳共攻之、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前、掎者掎其後、掎居綺翻）幷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魏永安中、置廣州於魯陽、魏分東西、廣州西屬、三鵶谷、在魯陽界）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周都長安、以褒漢荊襄爲山南、驍堅堯翻、下同）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河東西河郡界、阻山而居、在長安北、復扶又翻、并卑經翻）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關河之外、指齊境而言、欲募其士人、以爲鄉導）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趨七喩翻）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萬春地名、新唐志、武德五年、析龍門置萬春縣、蓋以舊地名名縣也、三鵶以北、萬春以南、韋孝寬表指周東北之境、舉兩端而言）廣事屯田。預爲貯積（貯直呂翻）募其驍悍。立爲部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謂齊人與陳人爲敵也）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場音亦）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淸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復扶又翻）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彼有奔命之勞（左傳、申公巫臣、遺楚令尹子重司馬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於是導吳伐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闔戶臘翻、勝音升）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

案元偉周書有傳參考隋書作衛者誤矣

閒電掃。事等摧枯。閒古莧翻 其三日。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敎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此言十載、以敎訓言之也、句音鉤、踐慈演翻、載作亥翻 武王取紂。猶煩再擧。史記、武王三年喪畢、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三年紂淫暴日甚、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復伐紂滅之 今若更存遵養。詩周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晦昧之君、以老其惡、自是說者悉祖其義、故云然 且復相時。左傳、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復扶又翻、相息亮翻 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好呼到翻、通商惠工、左傳語、自古以來、謀臣智士、陳三策者、其上策率非常人所能行、中策亦必度其才、足以行之、然後能聽而用之、通鑑蓋謂于翼韋孝寬所見略同也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伊婁虜複姓、拓拔之興於代北也、獻帝以其次弟爲伊婁氏 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從七容翻、沈持林翻、倡音昌、糵魚列翻 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事見上卷四年、將即亮翻 上下離心。道路以目。道路以目、本周語、言道路以目相視、而不敢言 此易取也。易以豉翻 帝大笑。喜其所見與己同 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衞聘於齊。以觀釁。爲周滅齊張本 考異曰、謙傳、作拓拔偉、今從周書帝紀 余按伊婁與拓拔、同所自出、而各爲氏、則伊婁謙本傳、作拓拔、不爲無据

陳開高宗紀陳桃根獻牛係庚寅上錦係乙未被下有裘字南文有表字無百首二字御覽獻部引與略與南史同齊書後主紀甲戌如晉陽係七月案目錄齊書是也

丙寅。周主還長安。自同州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監工銜翻 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上時掌翻 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尙書右僕射。六月。壬辰。以尙書右僕射王瑒爲左僕射。瑒雉杏翻、又音暢 甲戌。齊主如晉陽。秋。七月。丙辰。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堅爲人龍顏、額有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相息亮翻、下同 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畿伯周置、屬大司徒、杜佑曰、周地官之屬、每方畿伯、中大夫也、每縣小畿伯、則下大夫 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曙星、向曉之星、其光閃爍、曙常恕翻、王于況翻 願忍誅殺。蓋以其姿相殺氣重也、後堅之篡、內夷宇文、外翦尉遲、迥檀讓王謙、死者不可勝數、人固有相乎 周主待堅素厚。齊主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堅父忠從周太祖、屢有戰功、賜姓普六茹氏 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鎭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言不以實曰詭、將即亮翻 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先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盡強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唐曆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幟昌志翻復以神都爲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復扶又翻又如字北都爲幷州天授元年以幷州爲北都幷卑經翻老君爲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正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32762 3

姚元之之言

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五千五百二十里）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倘辰羊翻、守手又翻）太后之遷上陽宮也、（見上卷是年正月）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此姚元之所以爲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喁魚容翻）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王于況翻）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士彠太原郡王、朝直遙翻）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

韋后事改

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重直龍翻、樂音洛）上之遷房陵也（遷房陵、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垂拱元年）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使疏吏翻）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復扶又翻、又如字）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朝直遙翻、上時掌翻）書稱。牝鷄之辰。惟家之索（書牧誓之辭、辰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喩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翻）伏見陛下每臨朝（朝直遙翻）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幔莫半翻）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勿出外

朝干國政。（朝，直遙翻。）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又數同。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躁，則到翻。）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柩，音舊。）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產祿謂武三思等。）去艸不去根，終當復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遙翻。）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克，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狄梁公傳曰：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机上之物，豈有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曆、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綱目見下有書字，紀事本末、陸本竝同。）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上官儀死，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屬，之欲翻。）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妤，音接予。）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考異曰：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上使

三思與韋后通

韋后與三思雙陸。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棊、各行六棊、故謂之雙陸　而自居傍。爲之點籌。三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
不聽。爲于僞翻、復扶又翻、又如字、數所角翻、下同　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
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
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
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
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張知兩翻　今反如此。事勢已
去。知復奈何。復扶又翻　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
密疏諫曰。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　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上陽
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
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且子余翻　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
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
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重直龍翻、下同　其妃。張易之之甥。韋

后惡之。惡烏路翻　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爲之也。重潤死、見上卷長安元年　由是
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二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
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一十七里　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
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
又立爲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相息亮翻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
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爲刑部
尚書。罷知政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
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爲衛王。北海王
重茂爲溫王。仍以重俊爲洛州牧。重直龍翻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
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韋武之意也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
惡地。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　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以安
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除太子賓

舊書桓彥範傳靜作淨此取新書

庚戌朔

客。固請還山。許之。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梟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年。梟工堯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葉、舊音攝、後音木葉之葉。吳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皆以妖
妄為上所信重。（妖於喬翻）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
子祭酒（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
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
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
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引論語孔子之言。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
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
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
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魏元忠貶、見上卷長安三年）丁卯。至都。拜衛尉
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
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璟俱永翻）崔玄暐

新書本紀及宰相表作右

作左舊書紀作右

新書紀尊作[illegible]此取舊書據新書后紀傳是歲崇尊廟嬰號崇恩

舊書崔仁師傳伺上有使字

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
乙亥。以張柬之為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
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周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
見天授二年）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乙酉。立太廟社稷
於東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
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
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之運。帥讀曰率）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
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
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
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
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常職翻。伺相吏翻）湜見上親三思而忌
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

湜。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謟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先悉薦翻愔於今翻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柬之敬暉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己也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執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去羌呂翻朝露易晞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爲于僞翻下因爲同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

異上公紀末新本二是
才有二柬同舊傳字
桓譌字本據書有譌

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頮。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疏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爲首。賜鐵券以崔玄暐爲首。封王及謫爲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爲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爲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暐爲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爲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爲夏官尚書。玄暐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爲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爲中書令。敬暉爲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爲首。暉與彥範同爲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爲首。賜鐵券時。玄暐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暐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暐爲首。彥範與暉同爲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爲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朝直遙翻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復扶又翻下還復同不附武氏者斥

楊元琰乞爲僧

紀事本末嚴作累陸本同

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遺、于季翻）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

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屬、之欲翻）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朝、直遙翻）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先、悉薦翻。去、羌呂翻）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

舊書紀上表係丙申

新書紀說作諒

衷之請（衷、誠也、由衷、言出於誠心）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瞿、九遇翻。瞿然、驚視貌）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上時掌翻。爲、于僞翻。所以感動帝心、令其念武后也）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唐制、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深州）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樂、音洛。厭、於協翻）

甲辰。以唐休璟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璟、俱永翻）豆盧欽望爲右僕射。

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驍、堅堯翻。說、讀曰悅。厥、九勿翻）

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二宰相（先、悉薦翻）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朝、直遙翻）午後決省事（省事、尚書省事也）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復、扶又翻）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

舊本無爲字新書紀及紀事本末同舊書紀作乘　新書紀洛水溢係七月甲辰新舊書五行志及唐會要同此取舊書紀　新書志十七州大水係六月舊書紀係六月丁巳　戊申晦　新舊書本傳象作道舊書五行志及新會要同

元忠爲侍中。楊再思爲檢校中書令。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故太子弘，諡孝敬皇帝，帝兄也）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守式又翻）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唐制，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上州刺史從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衛府有倉兵騎冑四曹參軍，騎曹參軍掌西河雜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救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騎奇寄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朝直遙翻） 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爲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 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技渠綺翻。朝直遙翻。省悉景翻） 壬戌。追立妃趙氏爲恭皇后（趙氏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考異曰，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錄） 孝敬皇帝妃裴氏爲哀皇后。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謇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坂也，屬河東郡，隋廢郡，改蒲坂爲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縣置靈昌縣，因河津以爲名，唐屬滑州。謇九輦翻） 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贍而艶翻） 上德之。擢知謇自貝州刺史爲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唐六典，隋煬帝置朝請大夫，爲正五品散官，隋文帝置朝散大夫，爲正四品散官，煬帝改從五品下）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武士彠封太原王）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爲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爲中書令故也（從才用翻）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守從又翻） 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

舊書紀云戊戌太子賓客韋巨源爲禮部尚書依舊知政事此取新書紀及宰相表　新書表十月下有丁未二字案目錄丁未朔

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時掌翻]。壬午。上與后謁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相息亮翻]。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即洛城殿]。觀潑寒胡戲[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武后末年、始以季冬爲之]。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謀時寒若[清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爲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裸郎果翻。索山客翻]。疏奏。不納。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去羌呂翻]。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幽廢、不得良死。褚遂良韓瑗以諫死、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又東曰同明殿]。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玄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縫扶用翻]。今啓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舊書本紀丙午下有朔字與目錄合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自長寧以下皆皇女也。樂音洛]。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洺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洺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考異曰、實錄新記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暐及暉等出爲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曆有此三人。蓋玄暐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爲司馬時、乃刺朗亳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曆統紀以爲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賜閿鄉僧萬回號法雲公[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回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齎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去安西萬里、以其萬里

甲戌晦

異本等下有三人二字、紀事本末同

案目錄甲辰朔

新書本紀、傳、休璟致仕係戊申、宰相表

（而回、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騎奇寄翻、酋長上慈由翻、下知兩翻）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敘宗族。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唐會要曰、永徽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官自此始也）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選左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使疏吏翻）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愍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為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丘肥鄉、置臨漳縣、屬魏郡、周隋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釜）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守手又翻）瓌。頲之父也。（頲它鼎翻）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弘農縣帶虢州、治弘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廚倉庫市肆）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川郡、隋平陳、置撫州、曇徒含翻、悛丑緣翻）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憬俱永翻）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壼。（壼苦本翻）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摑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摑則瓜翻、折而設翻、呼火故翻）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對、諸宰佯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悛、於路白之、雍悛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

張仲之之言、事連宮壼、楊李陽寐、

周憬自刎于比干廟中

對問、諸相畏三思、但僶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廣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撾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曆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云、仲之謀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僞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既而背之、李悛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爲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僉載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梟堅堯翻、剄古頂翻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京官謂在京職官也、亦謂之京司官加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亶翻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郢州、漢安陸縣地、江左置竟陵郡、西魏置溫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爲黨與坐貶。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相息亮翻不復彊諫、復扶又翻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引書咸有一德之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長知兩翻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婕妤、賀婁尚宮之類、朝直遙翻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

異本者下有薛思行等四字紀事本末同

異本無而已二字　舊書本紀四月下有甲戌二字案目錄甲戌朔　舊書紀丑作卯此取新書　異本章上有京兆二字舊書宋璟傳及紀事本末陸本皆同新舊書尹思貞傳云雍人

忠得書。愧謝而已。夏。四月。改贈后父韋玄貞爲酆王。后四弟皆贈郡王 四弟洵浩洞泚也 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 處昌呂翻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 璟倶永翻 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 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傍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屣所徙翻、履不躡跟也 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 趣與趨同、尺玉翻 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 少詩沼翻 左御史大夫蘇珦 珦式亮翻 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曆、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日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 朝直遙翻 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 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 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 折之舌翻 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

尹思貞廷折李承嘉

武三思惡宋璟 惡烏路翻 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舊志、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 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亳旁各翻 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 瀧所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 考異曰、唐曆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暐等四人爲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 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 蠻酋甯

舊書紀戊申作丙午此取新書

一集目錄辛未版

承基兄弟。逼取其女（酋慈由翻）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洵音荀、泚目禮翻）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二萬討之（將即亮翻）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上喜。加仁軌鎭國大將軍（唐武散官、無鎭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充五府大使（五府、廣桂邕容瓊五都督府也、使疏吏翻）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韋氏遭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甯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甯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爲幷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黨與誅、今從實錄、參取諸書）

秋。七月。戊申。立衞王重俊爲皇太子（重直龍翻）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爲太子不終張本、珽佗鼎翻）珽。璹之弟也（姚璹相武后、璹殊玉翻）丙寅。以李嶠爲中書令。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行下孟翻）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得使之譖、五王、樂音洛）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或曰、竟盡也、盡其命也、愔於今翻）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朝直遙翻）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處昌呂翻）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考異曰、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紀、新傳）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武德四年、平蕭銑、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州、瀧所江翻、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爲州名）恕己於環州（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取環王國爲名、屬嶺南道）玄暐於古州（古州亦李弘節開夷獠置）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

野葛毒　三思之言

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說輸芮翻。使疏吏翻。惡烏路翻。比毗至翻。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爲鬱林太守。降烏滸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鉏加翻）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飮野葛汁（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言其入口。鉤人喉吻。覈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爲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飮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飮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勝音升。掊薄侯翻。捶止橤翻）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飮藥死（儋都甘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臚陵如翻）御史中丞周利用。

李元紘直　五狗

（新書本傳云懷貞字從一避后諱以字稱此取舊書）

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初李嶠爲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執親識。既而爲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相息亮翻）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幷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從一。德玄之子也（德玄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更工衡翻）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魚蹇翻。磑五對翻。激水爲之。不勞人功而自運）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唐制。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芻藁。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初祕書監鄭普思。

舊書本紀云、死者三萬、新書突厥傳云、[illegible]

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守式又翻、瓌古回翻、治直之翻、爭讀曰諍）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儋都甘翻）餘黨皆伏誅。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置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爲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鎭、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吒初加翻）辛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鎭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此取舊書傳、舊書郭元振傳、總風字作雨、新書作[illegible]

烏質勒凍死

安樂公主擅制敕、令上署之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騎奇寄翻）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勝音升）會罷而卒（卒子恤翻）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娑素何翻）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使疏吏翻、解戶買翻、姓也）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嗢鹿州都督府、嗢烏沒翻）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朝直遙翻）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而立己爲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旣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爲皇太女、駙馬復若爲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强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尙自爲天子、況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爲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是年九月方改元）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

宮。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俌方矩翻）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帥所類翻）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鳴沙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驍堅堯翻、將卽亮翻）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乘繩證翻）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易以豉翻）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擧以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帝既復辟、改武氏崇尊廟爲崇恩廟、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曆、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因名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去年追封后父韋玄貞爲酆王）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爲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爲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爲龍興（唐會要、神龍元年、勅天下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吐從暾入聲）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雍於用翻、妻七細翻）

五月。戊戌。以左屯衞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姓譜、迦葉天竺姓、迦居伽翻、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禨祥、三思特使志忠傅會以獻諛耳）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太帝之

戊戌朔

新舊書本紀，姚上有戊子二字。

呼太子為奴

座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史言帝愚暗，為下所罔。見，賢遍翻。）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姚巂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晉昌，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西張氏置晉昌郡，隋置瓜州，改冥安為常樂縣，武德四年，復改常樂為晉昌縣。巂，音髓。使，疏吏翻。監，古銜翻。）斬獲三千餘人。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重俊，後宮所生，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婕妤，音接予。樂，音洛。）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禕，吁韋翻。吒，初加翻。）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騎，奇寄翻。）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索，山客翻。下同。考異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上官婕妤名也。）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歐陽修曰：以石城水為名。）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將，即亮翻。下同。）思勗挺刃斬之。（挺，拔也。）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

舊書楚王傳，右作左。紀事本末同。新書作右。

太子重俊之亂武氏亡

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走音奏、鄠音戶、屬之欲翻）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柩音舊、梟堅堯翻、朝直遙翻）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更工衡翻、蝮芳福翻、近其靳翻）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永和漢狐讘縣地、後周置臨河縣及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州、讘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平興漢高興縣地、宋置平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興平、畿內也、永和外縣、嘉勗若自外縣丞得畿縣丞、則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興平也、當從新書、號戶高翻）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眾矣。上乃止（守手又翻、更工衡翻、斷丁亂翻、復扶又翻）以楊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唐內常侍、正五品下、漢世之中常侍也、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詔令、總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爲之貳）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駮之。以爲永泰事出特恩（永泰主死見上卷元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爲陵、亦非禮也、駮北角翻）今魯王主壻。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施以豉翻）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舊志、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東都七百一十七里）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縣帶襄州）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三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帥讀曰率）上並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爲之申理（珦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直龍翻、相息亮翻、爲于僞翻）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樂音洛、尙辰羊翻）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

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元年。嗣祥吏翻）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爲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上時掌翻。疏所去翻。綫私箭翻）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事見上神龍元年）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夫音扶）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青蠅之詩。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考異曰、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登極于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兢疏耳）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散悉亶翻）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考異曰、實錄、元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仍朝朔望。（朝直遙翻）

九月。丁酉。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爲國子祭酒。庚子。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

今本下二作一

丞。使劾奏魏元忠（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勛。及其謀反
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其後房
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
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
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忤五故翻）正
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流江縣及流江郡、梁置渠州、後周改爲北宕渠郡、唐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宗楚客令給
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
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
宜數改（數所角翻）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
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
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
尉（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蟄獠、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置思州、監古銜翻、下同、彈徒丹翻、重直龍翻、焉於虔翻）頊之。楚客又
令袁守一奏言（令力丁翻）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
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
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
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
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卒子恤翻）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
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爲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義、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爲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爲寺）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滻坡、樂音洛）府庫爲之虛
耗（爲于僞翻）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
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
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
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監古銜翻、樂音洛）縱暴

贖生

舊書本紀以上有庚戌二字新書有辛亥二字

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雍於用翻諛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意以爲宦官而然。須與鬚同 以楊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爲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爲行吏部尚書。按二年。瓌請察正員官殿。負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更爲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爲萬騎。騎奇寄翻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左屯衛之下逸大字比至。虜已退。比必利翻追擊大破之。 習藝館內教蘇安恒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學者一人。爲學士。敎習宮人。武后改爲習藝館。又改爲翰林內敎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敎習宮人書筭衆藝。恒戶登翻矜高好奇。好呼到翻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誅。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采捕魚鼈爲傷生。分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 中書舍人房子李乂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 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豉翻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少詩沼翻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古有金刀錢布。故曰錢刀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施式豉翻 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五（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桃李子見一百八十三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迦居加翻）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貞曰側者不正橈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歌之）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

丁亥先庚寅三日

舊唐書后妃傳韋下有也女行三字、此取新舊、沈炳震合鈔云、女行二字闕

永徽後、民歌娬媚娘曲、蓋脩時已有此曲矣、娬音武 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川。其歌不見 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傅會以爲受命之符 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安時韋也、樂志忠遂傅會以爲后妃之德、專蠶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 蓋天意以爲。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三篇。上時掌翻、下同 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愔於今翻 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 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王于況翻 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食讀曰飤、祥吏翻 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

舊書本紀丙辰作丙子、案目錄、三月戊午朔、無丙子、子當作午

二書張仁愿傳、慄下有役者盡力四字

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 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爲名、厥九勿翻 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騎奇寄翻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璟俱永翻 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鎭兵。以助其功。戍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築城之功 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

張仁愿談兵

監本新書八作三毛本及舊書同此

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衞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諸眞水。爲邏衞（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奕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諸眞水、杜佑曰、遊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翻）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復扶又翻）減鎭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甕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卦墻、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恧女六翻）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

政流于文弱

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臥翻）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北齊河清新令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倢伃爲昭容）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尙。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讜音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衞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呂元泰諫建寺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以爲邊境未寧。鎭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尙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喪息浪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

責官
定昆池、織成裙、毬

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賀婁氏後爲臨淄王所誅、樂音洛、婕妤音接予）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曰、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時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選須絹翻）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朝直遙翻、處昌呂翻、橫下孟翻）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愼交）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蓋併上田言之、今從舊傳）累石象華山（華戶化翻）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鄭玄曰、天河水氣也、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好呼到翻）由是。風俗相尙。駙馬武崇訓。楊愼交。灑油以築毬場。愼交。恭仁曾孫也（恭仁楊師道之兄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畧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行下孟翻）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賜也、予也）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賈音古、伎渠綺翻）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

二書辛替否傳翻作謂新書數子作一女人之作人心此取[illegible]

案陰陽二句見賈誼鵩賦

以造寺必爲理體（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爲理）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見賢遍翻）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用漢劉陶語意）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操千高翻、省悉景翻）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朝直遙翻）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武氏之族、載德封潁川郡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衆（見上卷神龍二年）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將卽亮翻、啜陟劣翻 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啜忠節、突厥傳、止謂之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蹟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祿居闕啜、或者忠節官爲闕啜歟、今從突厥傳 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啜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啜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約文也）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衞。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衞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唐置四鎭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角翻、朝直遙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芮翻）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訥內骨翻、吐從暾入聲）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獻、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使郭虛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環經行記、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虛瓘者。歷城人（歷城縣、漢晉屬濟南郡、後

魏以來帶齊州 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即亮翻、間古莧翻 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鎭之地。不獲故耳 求十姓四鎭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爲于僞翻、下能爲同 比者息兵請和 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 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 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旦翻 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 昵尼質翻 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鎭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鄕導 嚮許亮翻、鄕讀曰嚮 恐四鎭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鎭兵疲敝。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復扶又翻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鎭之地 即謂萬歲通天元年事 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 厭於鹽翻 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 武后垂拱元年、册元慶爲可汗、見二百三卷、册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俀子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册懷道爲可汗、見二百七卷、僕羅俀子、蓋皆吐蕃所立、俀吐猥翻 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 誘音酉 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 勝音升 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鎭。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幷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

舊書郭元振傳按作但新書作且

伺隙邀遮〔伺相吏翻〕臣料處璀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揣初委翻〕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處昌呂翻〕以將軍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騎奇寄翻〕元振在疏勒。柵于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禽忠節。殺嘉賓。禽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咼而殺之〔咼古瓦翻　考異曰、御史臺記云、嘉賓爲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蕃落、害嘉賓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爲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爲僞敕、具以聞、今從舊傳〕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郎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

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見賢遍翻、下辭見同〕仗入〔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上閤門入、立於兩儀殿前〕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引就問道之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爲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覲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爲班立、謂之辭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辭見者、各從兼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同在品下〕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尙公主也〔帝蓋自房陵還、始以公主適崇訓〕延秀數得侍宴〔數所角翻〕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見上卷元年〕遂以延秀尙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尙、尙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羽儀仗衞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衞假之也〕分禁兵。以盛其儀衞。命安國相王障車〔相息亮翻〕庚辰。赦天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衞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稽音啓〕癸未。牛師奬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奬兵敗沒。娑葛遂陷

安西（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斷四鎭路（斷音短）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朝直遙翻）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遺于季翻）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讐闕啜。宗尙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宗尙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奬、各稱其官也）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處昌呂翻、間古莧翻、復扶又翻、考異曰、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麪、葛邏祿、莫賀達干、都摩支爲十四姓）

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賣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比毗至翻、斷丁亂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閤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栢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酣適也、隋煬帝盜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沈香火、謂此也、帝之爲此、亡隋之續耳）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爲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爲于僞翻、唯于癸翻）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殊勳懋績、則有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上時掌翻）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爲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舃加履、人衣於既翻）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詩云、莫將

(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去羌呂翻)徐覩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䦷。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䦷。時人謂之國䦷(阿烏葛翻，䦷正奢翻，見賢遍翻)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新書公主傳上之作一)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聖善寺，皆帝所建，爲武后追福)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爲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樂音洛，治直之翻)公主訴于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以麻絙亘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錄)又命宮女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褻息列翻，樂音洛)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謂受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考異曰，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郢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安，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天鑒，上頷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侍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爲仇讐，娑葛頻乞國家爲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關，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邊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于闐部衆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譴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悌同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聞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爲兩，時太平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故事。大臣被彈(被皮義翻)俯僂趨出(俛首爲俯，傴背爲僂，力主翻)立於朝堂待罪(朝直遙翻)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壬寅。以韋巨源爲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數所角翻，伎渠綺翻，樂音洛)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如意

舊書儒學傳呪下有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十一字新書唱作歌

一本爾(?)持作爾(?)時舊書李懷遠傳及隋唐嘉話唐同新語大詞持錢昕云大語非款嘉話微臣作兵兒囑作志鐵作宜案目錄三月戊午朔

初里歌曰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爲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今所謂天竺神呪也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上時掌翻惲於粉翻解戶買翻曉也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鹿鳴宴群臣嘉賓蟋蟀刺好樂無荒之義然山惲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時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爲迴波舞故使爲迴波辭眾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眞諫官也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爲相湜常職翻相息亮翻彥昭張掖人也張掖故匈奴渾邪王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隴得縣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隴得部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隴得爲永平後魏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爲酒泉大業初改爲張掖縣其地自西[illegible]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三無坐處

韋嗣立上疏以爲比者造寺極多比毗至翻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爲教要在降伏身心降戶江翻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少詩沼翻下同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

陸本半下有人字

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埶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轢郎狄翻裹頭謂行案齎裹以自資者今謂苞頭裹古卧翻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勝音升藏徂浪翻於事爲愈謂猶勝於封家自徵也又

舊書韋嗣立傳刺州作牧州新書作典州綱目作刺史陸本同

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選須絹翻、下選法同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兩臺謂左右御史臺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爲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案下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誤以侍郎爲尚書也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立褒德廟、見上卷元年上疏請量裁減。不聽量音良紹。臨之孫也唐臨歷事高祖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闕、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豈止逆用三年闕哉選法大壞。湜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爲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靳居焮翻、恒戶登翻、監古銜翻、彈徒丹翻上下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漼按之漼七罪翻安樂公主諷漼寬其獄。漼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爲申理復扶又翻、爲于僞翻明日。以湜爲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愔爲江州司馬。

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騎奇寄翻、娑素何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八月。己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中書令。至忠女適皇

復字音宜在上段、二書本紀及宰相表湜愔貶襄江係丙戌丙戌六月朔也紀表六月下有癸卯二字紀七月下有丙辰二字舊書

紀云七月壬午冊突騎施守忠爲歸化可汗

后舅子崔無詖（詖彼義翻）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緖。駁之。以爲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獻謂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注云褘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爲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傅會其說以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祼也獻也瑤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祼獻以瑤爵亦習鄭義自爲之說也祼古玩翻駁北角翻）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吳因立爲縣名唐屬杭州）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爲終獻。紹。欽緖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爲終獻。欽緖。膠水人也（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爲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改長廣爲膠水縣屬萊州）

隋書嘉話所作但時稱作當時

李日知詩句

紀事本末黨作譜

抑慈存嚴

乙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曁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從才用翻曁與暫同）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九月。戊辰。以蘇瓌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瓌古回翻）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黨毀（更工衡翻）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比毗至翻間古莧翻）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幷十惡咸赦除之（十惡恩赦之所不原）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皆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平章軍國重事蓋自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咄當沒翻考異曰實錄乙亥

（吐蕃大臣尚贊吐等來迎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使疏吏翻、下同）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唐制、食實封者得眞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于封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人多趨射（趨七喩翻、射而亦翻）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直龍翻）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弃（赤子重福自謂也）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為于偽翻）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棲遑（棲遑者、離索憂迫之意）表奏不報。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

逐糧天子

中宗事
遊戲

今本舊書本紀及新書紀表皆作壬辰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璟、俱永翻、考異曰、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甲午。上幸驪山温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別業為莊）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夐同族（韋夐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夐休正翻）賜爵逍遙公。嗣立。皇后之疏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中飢。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復扶又翻、樂音洛、覡刑狄翻、說輸芮翻）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初謚大聖眞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追尊玄眞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驍堅堯翻）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

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庚戌。上御梨園毬場。(程大昌曰、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玄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爲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命文武三品以上。抛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踣地(紖、古登翻、踣、蒲北翻)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灃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以芳林園爲稱)命公卿馬上摘櫻桃。(櫻桃、按爾雅名楔荊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圓而色朱味甜、每一朶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所含、亦名含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傅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遂澒洞爲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爲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滻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illegible]能變平地爲龍池者、實引滻之力[illegible]諸變化也)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比、毗至翻)

案目錄四月辛巳朔與考異所云不同

祝欽明作八風舞

乙未。上幸隆慶池。(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爲其月十二日、按長曆、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厭、於葉翻、時人以爲玄宗受命之祥)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岌、魚及翻、上、時掌翻)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籥、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詰、去吉翻、撓、奴教翻、騎、奇寄翻、撲、弼角翻)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折、而設翻、呼、火故翻)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怏、於兩翻)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爲韋后弒逆張本)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大夫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爲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上笑。欽明素以儒學

唐會要、中宗崩係二十二日、此取本紀

異本嵩下有等字、紀事本末陸本並同、據舊書外戚傳有等字爲是

二書中宗紀無忠字、新書本紀及表

耆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諸學士者、修文館學士、及直學士也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于韋后。恐事泄被誅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被皮義翻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龍殿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樂音洛、朝直遙翻、餤弋廉翻、又徒甘翻 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灌尚定安公主 衞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璿似宣翻、將即亮翻、考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衞令韋捷韋濯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濯作韋灌、今從之 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從才用翻、下同 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徼吉弔翻 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等將即亮翻、重直亮翻、下同 以刑部尚書裴

羲宰進位係壬午

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守式又翻 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引曲禮之言、相息亮翻 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朝直遙翻、帥讀曰率 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西內正殿曰太極殿 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爲豳王雍於用翻 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

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南北衛軍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臺閣尚書諸司也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讖楚譖翻考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悅、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爲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竊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去羌呂翻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驍堅堯翻、著則略翻、韉則前翻、馬被具也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使疏吏翻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

二書本紀玄宗紀竝暕作簡新書公主及王毛仲傳同比取舊書劉幽求傳通鑑下文及下卷亦作簡

薛崇暕暕古限翻苑總監贛人鍾紹京鍾紹京、西京苑總監也、唐京都苑、各有總監一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贛縣漢屬豫章郡、吳晉屬廬陵郡、宋以下爲南康郡治所、唐帶虔州、贛師古古暗翻、劉昫古濫翻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朝直遙翻利仁府折衝麻嗣宗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逸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先悉薦翻、數所角翻、榜音彭、捶止橤翻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累力瑞翻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畧、所以能平內難、敗補邁翻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廨古隘翻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狥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

舊書玄宗紀及王毛仲傳無二字

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也、隆基執手與坐、示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劒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直宮城之玄武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即白獸闥、即杜甫北征詩所謂寂寞白獸闥者是也。與玄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下同。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譟蘇到翻。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此南牙諸衛兵也。聞譟聲。皆被甲應之。被皮義翻。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時韋氏以婦人爲內將軍、蓋即賀婁尙宮爲之也。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從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昱說昭容母鄭氏曰。說輸芮翻。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爲于僞翻。隆基不許。斬于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少詩照翻。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幷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比必利翻、見賢遍翻。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

去字音宜在考異上

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
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
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
化門 衣於既翻、衰倉回翻、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 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
之。并斬其弟晉卿 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客于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
去羌呂翻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 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
遠門 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
休。已擫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 爲于僞翻、擫益涉翻 公主死。履溫馳詣安
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
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 崇古國名 與御
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 鳳高祖之子 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
大臣。豈可聞難不赴 射寅謝翻、難乃旦翻 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
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
誅諸韋於杜曲 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彊盛、侵杜曲而居之、梟堅堯翻、將知亮翻、又
音如字 襁褓兒無免者 襁居兩翻、褓音保 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
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
知內外閑廄 平王、國以平州爲國名、實以平內難、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騊駼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翔麟、鳳苑、鵷鸞、吉良、六羣等六廄、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廄 押左右廂萬騎 左右廂、即前所謂左萬騎、右萬騎也 薛崇暕賜爵立節王。
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
宗行右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武氏宗屬、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平一、能避權遠勢、而武惠妃者、猶足以成殺三子之禍也 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 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華戶化翻
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
幽求曰。國有大難 難乃旦翻 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

豪當作篆。通鑑元和三年以前作豪者皆準此

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還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龍翻）貶實從一爲濠州司馬。（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罷諸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衞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衞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衞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衞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趫、丘嬌翻。善走也）常侍衞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從、才用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爲王毛仲貴寵致禍張本。麗、力知翻）汴王邕貶沁州刺史。（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鴆翻）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愼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爲皇嗣、屬之欲翻）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尙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鎭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代事即世事、避太宗諱云爾）雖有天下。猶讓於人。（謂既讓武后、又讓中宗也）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見、賢遍翻）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難、乃旦翻。任、音壬）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下、遐嫁翻）

相王即位睿宗是也

隆基爲太子

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 復以少帝爲溫王。以
鍾紹京爲中書令。鍾紹京少爲司農錄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 既
典朝政。朝直遙翻下同 縱情賞罰。衆皆惡之。惡烏路翻 太常少卿薛稷。勸其
上表禮讓。上時掌翻 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
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 上以爲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爲蜀州刺史。舊志、蜀州去京師三
千三百三十二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
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
其宜。長知兩翻、先悉薦翻 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
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
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旦翻 論功莫
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考異曰、
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 隆基復表讓成

舊書本紀復則天舊號及追諡賢係七月丙辰此書取新書

己酉晦舊書紀等成義爲王在己酉上新書係七月庚戌

器。不許。復扶又翻 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諡雍王賢。曰
章懷太子。賢、見二百二卷高宗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
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恐群不逞挾之以爲變也 以
太常少卿薛稷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
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公主帝女也、後封荊山公主 故爲相。 追削武三思
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
爲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爲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爲吏
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
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巴陵王隆
範爲岐王。彭城王隆業爲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
公主。沈敏多權略。沈持林翻 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
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

力焉（誅張易之、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朝直遙翻）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勝音升、趨七喻翻）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屬之欲翻）居處奉養。擬於宮掖（處昌呂翻）

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韋月將死、見上卷中宗神龍二年）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太子重俊死、見上卷中宗景龍元年）

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復扶又翻、又如字）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忠為晉州刺史（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韋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曏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發之）稷外託國姻（謂稷子伯陽尚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雲）

凡韋氏餘黨未

新書中宗諸子傳若上有王字綱目紀事本末竝同

諸子傳文下有武字下武作出竝二字

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朝直遙翻、愔於今翻）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長知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式又翻、陝式冉翻）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爲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爲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供居用翻、張知亮翻）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閹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 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 重直龍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 從才用翻、即洛城左右屯營也 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 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 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 東都皇城也 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 趣七喻翻、射而亦翻 矢如雨下。乃還

舊書許子傳東下有門字

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然與燃同。窘渠隕翻。上東洛城上東門也。東面北來第一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巳重福反。今從太上皇實錄）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愔於今翻。著陟略翻）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鄭愔者、反覆於群險之間、冒利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為富州、此靜州屬劍南儀鳳元年、以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嚴善思免死而流此、夙依發倖、今從亂、又得以偷生）

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騎奇寄翻。橫戶孟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戶奴為萬騎、蓋必起於永昌之後）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更工衡翻）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璟居影翻、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三年）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贈蘇安恆諫議大夫（蘇安恆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恆戶登翻）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少始照翻）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世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　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錄　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使居前、旌纛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閤、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勑項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祗言節度使）

案舊書本紀重俊與章懷太子同時追諡太子事見上卷此蓋追書之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以豉翻、數所角翻 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上。覘丑廉翻、又丑艶翻、伺相吏翻 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爲誅太平公主、及其支黨張本

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上時掌翻、行下孟翻 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嚮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雨泣者淚下如雨也 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兩省官、謂之供奉官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居希翻 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遐嫁翻 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 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 況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爲善、病其爲惡者也、癉丁但翻 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爲于僞翻 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 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乃以褘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曰褘衣鞠衣禮衣、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爲緣、用翟爲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韈舄加金舄) 覆以夷衾 (覆敷又翻) 祔葬定陵。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爲少傅。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伷讀曰胄、復扶又翻) 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死、伷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詗休正翻) 伷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詹事府事)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二年)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頲他鼎翻) 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臥翻) 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絶。上乃聽其終制。十一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士所居曰觀) 諫議大夫寗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皆中宗女) 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 (觀古玩翻、爲于僞翻) 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屛斥。(朝直遙翻、屛卑郢翻) 上覽而善之。

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直遙翻、下同) 朝隱繫于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

(異本閻作閭二書李朝隱傳綱目陸本皆同)

(新書傳因作後)

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見賢遍翻）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柩音舊）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掌翻）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舜既禪禹。南巡狩而崩於蒼梧。引此爲據也）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省悉景翻。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爲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爲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幷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之）八月。

（唐會要即位係七月五日。此從舊書本紀）

玄宗即位

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遙翻）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據二書紀及宰相表。以上宜有庚戌二字）

王琚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甲辰。赦天下。改元。乙巳。於鄚州北置渤海軍（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置鄚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莫字）恆定州境置恆陽軍（杜佑曰。恆陽軍在恆州城東。恆戶登翻）嬀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嬀居爲翻。蔚紆勿翻）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邽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郯王。眞定王嗣謙爲郢王。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越王允常故都也。自漢以下爲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用范雎故智。爲此言以激發太子）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

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供居用翻。養羊尙翻)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詼嘲(飛煉謂飛丹砂以煉丹也。舊書載琚之言曰。飛丹煉砂。詼諧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彈劾宮寮。糾舉職事)日與遊處(處昌呂翻)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爲太傅。遂加名爲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儐相威儀。盡規獻納)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考異曰。鄭綮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兎。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滂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

一本異本立軏作輕舊書劉幽求傳綱目紀事本末皆同

新書睿宗紀及表流幽求等係戊午此取舊書紀

異本王陵上有景城二字紀事本末同

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暐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遐嫁翻。間古莧翻。爲于僞翻)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暐于峰州。光賓于繡州(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遺于季翻)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封州屬廣州都督)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晙子峻翻)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客翻)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

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累力瑞翻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絶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爲陝王。陝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録、作甲申、太上皇録、作甲午、今從玄宗實録 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 王后無子。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驪力知翻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使疏吏翻、種章勇翻、邪音耶、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爲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古爲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陀府都督、歐陽修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叙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紀、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燕因肩翻、薊音計、將即亮翻 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幷州長史薛訥爲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橤翻、下同 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忘巫放翻 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客翻 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撩落蕭翻、取動也、嗔昌眞翻 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李日知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方改元 春。正月。乙亥。詔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

案新書本傳挺之名浚以字行

據新書北狄傳祚榮下宜補父舍利乞乞仲象七字此依舊書二北羽作比羽

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寄翻）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扶又翻）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千百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下酺、乃追爲之、酺音蒲）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侈心、蓋已發露於此矣、伎其綺翻）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醵其虐翻、合錢飲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款爲顓帝師、按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種章勇翻）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靺鞨音末曷）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護眞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祚榮驍勇善戰（驍堅堯翻、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魚及翻）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爲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渤海）

新書二作五此取舊書

庚申。勑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鞠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爲之）（考異曰、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玄宗實錄）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擧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

太平公主誅

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先、悉薦翻）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閑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余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辰爲辛丑）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埶。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考異曰、唐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爲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曆不數象先耳）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於用翻）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晙、子峻翻）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簳、葉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爲衞、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返從簳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却透虛入莖中、潛生土內）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弟、武德初封新興王）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數、所角翻）

赤箭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因舊史成文、失於改定耳、斷、丁亂翻）

張說贈刀

二書張說傳遺作獻不知溫公何據

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

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 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玄宗錄
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 時上於武德殿受群臣朝、故欲突入為變 懷貞至忠義
等於南牙舉兵應之 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自北門言之曰南牙 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
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 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
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
力士 乘繩證翻、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群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
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 姜謩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 令問。
靖弟客師之孫 李客師亦有戰功 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潘州古西
甌駱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川郡、隋廢郡為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
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 西內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
章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殿 召元楷慈先斬之。禽膺福於內客省。以出
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極門之右、膺福獻者中書省官也 執至忠義於朝堂 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內分左右、朝直

紀事本 末人下 謀與同 有十餘 人六字 陸本同 據皆書 六紀有 六字為 是

遙翻 皆斬之 考異曰、玄宗實錄、作乙丑、按僉載、七月三日誅常元楷、今從睿宗上皇實錄、唐曆、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
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闕、令侍御
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
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密知其
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于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羲蕭至忠
斬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
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家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
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
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
睿宗大喜、今擇其可信者取之 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 縊於計翻 上
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
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
黨不赦。薛稷賜死于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
取皇帝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考異曰、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曆、亦無乙
丑下誥、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 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唐六
典曰、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
家 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 公主諸子。及

異本家下有產字紀事本末同

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數所角翻）賜姓李。官爵如故（崇簡即崇暕）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廄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陽侯厲溫）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舊志、竇州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二里）藏用流瀧州（瀧閭江翻）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于荊州（舊志、荊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宋王成器長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去羌呂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言上平內難、有大功于天下、國家大業不可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治直之翻、爲于僞翻）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惡烏路翻）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古銜翻）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省內侍四人、以久次一人知省事、從四品上）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衣於既翻下同）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高姓、既壯爲宮闈丞、帝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衣去聲）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以左丞張

宦官盛

舊書本紀象先罷係癸酉事敘于張說上癸巳作壬辰此取新書紀表宋壬辰朔

辛卯朔

說為中書令。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劍南按察使。（使疏吏翻）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妻七細翻）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亮翻）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更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左御史臺。復扶又翻）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畿內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遍翻）戒以歲飢惠養黎元之意。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亘古鄧翻）以軍容

薛解軍容

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十二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懾之涉翻）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以訥為左軍節度）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此即新豐界之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首式又翻）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既至。上方獵。引見。（見賢遍翻）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世傳升平源以

爲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于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于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爲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昌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劾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愜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于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疏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而不謝、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宮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武氏諸親、猥侵淸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絶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覩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爲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竇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冊、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眞可爲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于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爲之依託饒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姚元之才幹

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 姚崇始相武后、後相睿宗、今復爲相 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 治直之翻 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唯于癸翻 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此即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 考異曰、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爲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是淸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文 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朝直遙翻、省悉景翻 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 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于宰相 爲元之道上語 爲于僞翻 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

綱目君人倒陸本同

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遠于願翻、躁則到翻）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歷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溺奴狄翻）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欒布哭彭越）及爲相。擢爲尚書郎。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爲朔方道大總管。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上時掌翻）中書侍郎王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

舊書本紀云庚寅朔與目錄合

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譎古穴翻、縱子容翻）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載曰。琚以諂諛自進。未周年爲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隴無人守之。琚懸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幷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隋以京守爲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爲之、或不出閤、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爲府、升長史爲尹、從三品、專總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改爲贊理、又爲丞、武德改爲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爲司馬、至是改爲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側門之外、即金吾左右仗）

姚崇既爲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款誠也）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

新書說傳人上有出字

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考異曰、松窗雜錄、姚崇爲相、忽一日對于便殿、擧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卽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用人、何靳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于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趍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于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于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爲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爲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愼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强圉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京官即在朝官也) 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恒戶登翻) 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去年改門下省爲黃門、侍中爲監。檢校黃門監、檢校侍中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隷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倡音昌。伎渠綺翻。下同) 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更工衡翻。使疏吏翻) 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

B 23475
000432763 1

禄目用下有欲開言路四字陸本同

丙寅與上干支相差

舊書本紀云二萬餘人此取姚崇傳

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梨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宜春門內、近射殿）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尙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時掌翻、疏所去翻、好呼到翻）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戸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不能存秦（姚興師鳩摩羅什、興死而秦亡）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樂音洛、壞音怪）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尼女夷翻）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鎭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欺訖翻、又音喫、翽呼會翻）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止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靺音末、鞨音曷、霫而立翻、降戸江翻、啜陟劣翻）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曰大同軍、使疏吏翻）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冷陘敗、見上卷先天元年）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黄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將即亮翻）羣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彈徒丹翻、爲于僞翻）敕紫微黄門覆按。姚崇盧懷愼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册。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厥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頡戸結翻　考異曰、舊郭虔瓘傳云、默啜壻、今從舊突厥傳、及唐曆。舊虔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涅可汗、今從唐紀）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阿烏葛翻、將即亮翻、敗補邁翻）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騎奇寄翻）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舊突間宜補本紀二字

郭上宜有歷城二字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

焚錦繡

案夫子謂良人也

刺史（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史司馬也）是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尚吐蕃之貴姓也）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乘繩證翻）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鐙都鄧翻鞍鐙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夫若子也）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皁。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唐法杖一百決臀杖二十減一等則杖八十）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治直吏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晩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之辭易以豉翻鮮息淺翻）可不愼哉

薛訥與左監門衞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監古銜翻將即亮翻考異曰舊傳云兵二萬僉載云八萬人皆沒今從唐紀）由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孳津之翻生也）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薊州雄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灤落官翻）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俗謂婦人之老曰婆言薛訥老怯如老婦人也）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將即亮翻）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爲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使疏吏翻）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數所角翻）乙巳。貶溱州刺史（溱側詵翻）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諡曰殤皇帝（以韋氏所立故仍諡曰皇帝重直龍翻朝直遙翻）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

鑄錢

案目錄二月癸巳朔無庚寅

新書食貨志右作左綱目陸本竝同

壬辰朔

齎璽書迎之(相息亮翻、璽斯氏翻) 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沔彌兗翻、折之舌翻、易以豉翻) 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 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衛府、皆有錄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句稽抄目、印給紙筆、監古銜翻) 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五年、濞匹備翻、埒力輟翻) 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劉子玄即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處昌呂翻)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伺相吏翻) 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

天子種田

(稱尺證翻) 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爲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爲相、今不取)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李林甫得權、太子廢張本、顏眞卿疏曰、天寶已後、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帥讀曰率、芟所銜翻) 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偏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有肥磽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人君不奪農時、人得盡其力、則地無遺利矣、豈必待自種而觀其實哉)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疏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喫、考異曰、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三年、守珪大破之、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 遣使獻捷

七月上脫秋字

舊書本紀與本文同、新書宰相表與考異所引舊紀同、可疑

薛王業疾病。上憂之。容髮爲變（爲于僞翻） 七月。己巳。薨。贈謚惠宣太子。 上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食貨志） 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今復因舊基置之）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按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耀卿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千錢爲是、先悉薦翻、僦即就翻、陝失冉翻、更工衡翻　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炅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爲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芮翻） 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糴徒歷翻） 張果固請歸恒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

舊書張守珪傳殊作初綱目紀事本末竝同

者。奏以爲尸解（解佳買翻、仙家所謂尸解、譬猶蟬蛻、蟬飛而蛻在也、卒子恤翻、好呼到翻） 上由是頗信神仙（明皇改集仙爲集賢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晩年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爲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剌、契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降戶江翻、下同） 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近其靳翻） 牙官李過折（考異曰、舊契丹傳、作遇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 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說式芮翻） 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帥讀曰率） 守珪出師紫蒙川（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戍、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 大閱以鎭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梟堅堯翻） 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厥九勿翻、伽求迦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啜陟劣翻） 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

舊書突厥傳華上有猶字今本詮作佺

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卒子恤翻、舊史曰、登利華言果報也 考異曰、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供然、爲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勅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銓亦作佺 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敎也、匄古太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爲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 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帝欲重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推吐雷翻 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 都城謂東都城、酺音蒲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 隘烏懈翻、梃待鼎翻 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 唐赤縣丞、從七品、理治也、唐諱治改曰理 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

指畫而民不犯、

帥讀曰率 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 詩大東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衣於旣翻 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 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豢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爲魯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魯陽郡、隋復爲魯縣、屬汝州、唐爲魯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蔿韋委翻 考異曰、明皇雜錄、作子蔿、新傳作于蔿、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 散官無職事、散蘇旱翻 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左傳記孔子之言 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卽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 奚厥謂奚與突厥、厥九勿翻 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賚來代翻 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旣殺張審素 事見上卷十九年 更名萬頃 更工衡翻 審素二子瑝。琇。皆幼 瑝戶盲翻、又音皇、琇音秀 坐流嶺表。

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衞尉少卿雲。嘗盛饌召客（雲文甲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後魏置崇玄署、掌僧尼道士女冠、隋以崇玄署隸鴻臚、唐置諸寺觀監隸鴻臚、每寺觀有監一人、貞觀中廢寺觀監、上元二年、置漆園監、尋廢、開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學於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兩京置博士助敎各一員、二載、改崇玄學曰崇玄館、博士曰學士、助敎曰直學士、置大學士、以宰相爲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易以豉翻）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唯于癸翻）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秋。七月。丙辰。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上時掌翻）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凡人作室自外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爲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或曰、門以楣、而撐拄、言生女能撐拄門戶也）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自蘇軾諸人、皆云此時荔支、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比至長安。色味不變（白居易曰、荔支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悍戶罕翻、又戶旰翻）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棰撻（比必利翻、及也、稱尺證翻、棰止蘂翻、橫戶孟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偫直里翻）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唐六典、城門郞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城門開、第一鼕、鼕鼓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門、乾化門開、第二鼕、鼕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鼕、鼕鼓聲絕、宮殿門閉、第二鼕、鼕鼓聲絕、宮城門閉、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門閉、與皇城門同刻、承天門擊鼓、皆聽漏刻契、契至乃擊、待漏所刻牌到、鼓聲乃絕、凡皇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

陳鴻長恨歌傳云、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太眞外傳

目錄坐上有連字、紀事本末同、據舊書堅傳有連字爲是

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有命啓閉、則詣閤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殿門及城門、若有勅夜開、受勅人具錄須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冤。少詩照翻、爲于僞翻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江夏郡鄂州、舊志、鄂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四十六里、夏戶雅翻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臨封郡本封州、廣信郡、元年更郡名、宜春郡、袁州、巴陵郡、岳州、夷陵郡、峽州、安陸郡、安州、竟陵郡、本復州、沔陽郡、元年更郡名、舊志、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峽州一千八百八十八里、安州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復州一千八百里、斌音彬、琄胡畎翻凡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斌。韋安石事武后中睿三朝、安石之子。琄。業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業上之弟也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乙巳。還宮。贊善大夫杜有鄰唐贊善大夫正五品上、掌翊贊規諫太子女爲太子良娣唐太子內官、良娣正三品、娣特計翻

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驍堅堯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好呼到翻、喜許記翻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北海郡青州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乘繩證翻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士曹司士參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辛未、今從實錄、實錄云勣與其黨並伏法、詔書則曰、猶寬極刑、傳從杖罪、其王曾等、各決重杖一百、杜有鄰柳勣、念以微親特寬殊死、決一頓、貶嶺南新興尉、吉溫傳則云、勣等杖死、積尸於大理寺、蓋詔雖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義陽郡申州、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巨。邕之子也高祖之子虢王鳳、鳳嫡孫曰嗣虢王邕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監古銜翻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鄴郡本相州魏郡、元年更名、江華郡道州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王琚事上於東宮、贊決誅太平公主、惡烏路翻

Eun. 52,880,488

閏十一月壬戌朔無壬寅

據本紀戊午上宜補十二月三字

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扶風郡岐州)。國忠使御史推之(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爲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推事御史)。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賈公彥曰、雨三日已上曰淫)。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唐制、宮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楊思勗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正三品、則職事官矣)。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也(使、疏吏翻、斌音彬)。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相、息亮翻)。使人告陟贓污。事下御史按問(下、遐嫁翻)。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復、扶又翻)。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桂嶺、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唐屬賀州、澧陽郡、澧州、舊志、澧陽郡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安祿山爲溫訟冤(爲、于僞翻)。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戊午。上還宮。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曰、蘇毗吐蕃部也、邏郎佐翻)。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進畫者、命中書爲發日敕、進請御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發日敕、正謂御畫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將即亮翻)。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入見、賢遍翻)。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逡、七倫翻)。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使、疏吏翻、翽、呼會翻)。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

異本詔下有召字

門客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縊殺之、慶宗尙郡主、又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曆、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陵太守、先是楊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圍捕其宅、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之縊殺之、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以安之、安祿山事迹、與唐曆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於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又貶吉溫爲澧陽長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記、與事迹同、按李峴傳、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國忠歸咎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今從實錄 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

祿山子慶宗。尙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在京師爲太僕卿、得隨供奉官班見 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欲以襲京師也 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軍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撲弼角翻、使疏吏翻 考異曰、祿山事迹、作承威、今從玄宗幸蜀記 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自天寶六載以來、華清宮中、益治湯井、池臺觀環列山谷、御湯曰九龍殿、亦曰蓮花湯、明皇雜錄曰、明皇幸華淸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實於其中、至於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沈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中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雁、置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又有玉女殿湯、今石星痕湯、玉名甕湯所出也、爲于僞翻 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

Bäder!

新書祿山傳隱下有否字

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聖人謂上、唐隱讀曰穩也、帖多有寫穩字爲隱字者 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卽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復扶又翻、幾居依翻 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淸宮。考異曰、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數所角翻 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

顔眞卿

名以絹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衆恟（許拱翻）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降戶江翻、近其靳翻）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留郡、傳張介然𦘦非元𨼆等首至、今從實錄）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舊志陳留郡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顔眞卿（漢置平原郡、唐爲德州、天寶元年復改爲郡）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料連條翻、量度也、又力弔翻、易以豉翻）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眞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博州）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間古莧翻）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舊志、平原郡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大喜曰。朕不識顔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杲卿之從弟也（從才用翻）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滎陽郡、鄭州、西至洛陽二百六十里、舊志、滎陽郡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殺無詖（考異曰、唐曆舊紀、作甲午、今從實錄）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張知亮翻）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更工衡翻）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蹂人九翻）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葵園在罌子谷南、上東門即洛陽上春門也、唐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北曰上東）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壞音怪、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滎陽、蓋與賊前鋒戰耳）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降戶江翻）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守式又翻、憕直陵翻、荷下可翻）雖知力不敵。必

杲卿爲范陽戶曹、祿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 瞋昌眞翻、羯居謁翻 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 我爲于僞翻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冎之 臊蘇遭翻、中橋天津中橋也、冎古瓦翻 杲卿履謙比死 比必利翻 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 鉅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文安郡莫州、復扶又翻 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 敗補邁翻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考異曰杜牧張保皐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爲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

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炅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安祿山。炅表薛愿爲潁川太守。兼防禦使 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州、葉縣時屬汝州、潁川郡許州、炅火迥翻、將即亮翻、黔音琴、葉式涉翻 龐堅爲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玉之曾孫也 龐玉去隋、歸唐爲將、龐皮江翻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己巳。加顏眞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眞卿以李暐爲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 騎奇寄翻、陘音刑 考異曰玄宗實錄、己亥光弼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幷太原弩手三千人、救眞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眞定之數耳

據二書忠義傳會當作玄

（珍有方路、按黔中都督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按新書方鎮表、開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諸州經畧使、天寶十四載、增領守捉使、代宗大曆四年、始置辰溪巫錦業五州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憲宗元和三年、黔州觀察增領涪州、唐末始於黔州置節鎮、疑此時趙國珍未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置黔中節度、必有所據）

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牂音臧、柯音哥）戊辰。炅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趣七喩翻）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勞力到翻、說式芮翻）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爲于僞翻）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擧。忠義何在。潮慙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更工衡翻、挑徒了翻）三日至行唐（即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九域志、在郡北五十五里）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敗補邁翻）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復扶又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恒戶登翻）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

案目錄壬午晦舊書本紀係六月史寅新書係丙戌

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考異曰、河洛春秋、以此爲光弼語、汾陽家傳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壬午。戰于嘉山（據舊史安祿山傳、嘉山在常山郡東、魏收地形志、中山郡上曲陽縣有嘉山、上曲陽即唐之恒陽也　考異曰、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改其月）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折而設翻）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下同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兗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劫曲鼓鹿城閒、渡滹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檀幽易、兼大同紇蠍、共萬餘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衆、頓軍恒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人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觀其擧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爲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膂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爲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十里行、實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爲隊、每隊置旗兩口、鼙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中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陳、山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朔方計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即奔山上、至六

走(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華戶化翻)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見賢遍翻)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六典、唐鎭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復擧火)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卽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相息亮翻、令力丁翻、使疏吏翻、偫直里翻)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廟堂。惶懅流涕(朝直遙翻、下同、懅巨魚翻、急也)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唯于癸翻)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朝罷則左右三衞立仗者皆休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赴鎭。令本道設儲偫(璬公了翻、偫直里翻)是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爲西內、大明宮爲東內、興慶宮爲南內、北內當在玄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興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爲北內 考異曰、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閑廏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馬、楊國忠諫以爲、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韋見素力爭以爲、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與賊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關、鑾輿將出、人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蓋宋巨欲歸功見素、事乃近誣、今不取)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比毗寐翻)厚賜錢帛。選閑廏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後改爲通光殿、西出卽延秋門 考異曰、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尙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藏徂浪翻)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史言玄宗有君人之言、愀子小翻、斂力贍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衞立仗儼然(唐朝會之制、三衞番上分爲五仗、號衙內五衞、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衞爲之、二曰親仗、以親衞爲之、三曰勳仗、以勳衞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衞爲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衞爲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

胡餅

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將軍、勘以木契、自東西閤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即下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帥讀曰率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力士及袁思藝爲之、撲普卜翻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緗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爲胡人所啗、故曰胡餅也於是民爭獻糲飯糲、盧達翻、麤也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考異曰、唐曆、至望賢頓、御馬病、上曰、殺此馬、拆行宮舍木煑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饑、上入宮憩於樹下、惘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嗚咽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獻上皇、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幸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迨曛黑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問之、卿家有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挈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已下、咸以手掬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既乏器用、又無釭燭、從駕枕藉寢止、長幼莫之分別、賴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賢焉、按上九日幸蜀、溫畬云、十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

麥飯

上皆酬其直。慰勞之勞力到翻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事見上卷上年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爲于僞翻、數所角翻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而至尚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上命先賜從官從才用翻、下時從同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

馬嵬 縊國忠

中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枕、卽任翻、藉、慈夜翻、復、扶又翻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鎭。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金人疆域圖、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馬嵬驛之西門也、呼火故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撾。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

縊貴妃

舊書楊國忠傳請作謝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皆同

下同二字衍

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處、昌呂翻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京兆府司錄參軍、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錄事參軍、掌正違失涖符印、開元元年、改曰司錄今衆怒難犯。引左傳鄭子產之言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將、卽亮翻、下同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勞、力到翻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時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裴柔、故蜀倡也與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帥、讀曰率、下同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將士皆曰。國

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之，往也) 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易，以豉翻) 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考異曰。幸蜀記曰。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劒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破帶山河。鎭遏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臧一郡。嘗覇中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蕭彼鯨鯢。事將取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劒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卽除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唐曆) 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帥，讀曰率) 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離，力智翻) 且吾尙

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還，從宣翻。跋馬者，勒馬使回轉也。跋，蒲撥翻) 建寧王倓(倓，徒甘翻) 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鞚，苦貢翻。棧，士限翻)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記曰。凡爲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凊，七政翻。考異曰。舊宦者傳。李靖忠啓太子請留。張良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大駕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 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俶，昌六翻) 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偵，丑鄭翻) 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仗內六廐，飛龍廐爲最上乘馬) 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將，卽亮翻) 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

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
而已上已南適、而太子留在後、故南向號泣。號、戶刀翻　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張良娣在軍中、自此構建
寧之禍　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
至岐山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涇州鶉觚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爲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猪驛　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
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
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
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比、毗至翻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
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草行爲茇、水行爲涉　勞
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
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
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
朕致意爲、于僞翻　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

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玄宗於此有楚昭王去國
諭父老之意、然玄宗之爲是言也、出於不得已　太子既留。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
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
度大使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　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
右之衆。皆敗降賊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
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時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　賊入長安。
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擧。此上策也。衆皆曰。
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
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文明元年分京兆之
醴泉、始平、好畤、武功、豳州之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上、時掌翻　比至新平比、必寐翻、及也　通夜馳
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
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瑴亦走。又斬之新平郡豳州、安
定郡涇州、守、手又翻、下同、瑴、訖岳翻　庚子。以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爲劍南節度等副

琯字音官、在前段

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說輸芮翻。紇下沒翻）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甲子。上至普安（普安郡。劒州）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見賢遍翻）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謂垍尚主也。垍其冀翻）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而陛下不用琯（琯古緩翻。相息亮翻）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帥讀曰率。逗音豆）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憲部。吏部曰文部）初張垍尚寧親公主（寧親公主。自興信徙封。上女也）聽於禁中置宅。寵遇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事見上卷天[illegible]）上幸垍宅。

肅宗

舊書本紀元作六新書杜鴻漸傳同此取修書鴻漸及二書裴冕傳二書紀爲作日紀事本末陸本立司

問可爲相者。垍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垍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垍懷怏怏（怏於兩翻）上亦覺之。是時。均垍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自初張垍以下。史皆追叙前事。斌音彬）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上時掌翻。嵬五回翻）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將卽亮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自此以後。凡書上者。皆謂肅宗也。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尊玄宗爲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是方改天寶十五載爲至德元載）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爲節鎭。治安化。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安化縣。本隋之弘化縣）

二書李勉傳闕作關

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天寶元年、連名併更慶州弘化郡爲安化郡、蒲關卽蒲津關、使疏吏翻）（守式又翻、天水郡秦州）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艸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朝直遙翻、將卽亮翻、背蒲妹翻、監工銜翻）。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鄭王元懿、高祖之子）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娣大計翻、時從才用翻）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爲良娣挾寵竊權得禍張本、良娣秩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卽位於靈武、丁卯上皇下此制、蓋道里相去遼遠、閒中未之知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隴西郡渭州、劉秩必房琯所薦）

新舊諸王傳紹作昭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璘離珍翻、黔音琴、少始照翻）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節度都副大使也）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廣陵郡揚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爲都使以統之、其不赴鎭者、都副大使攝統、濟子禮翻）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依前爲節度使也）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鎭（爲璘擧兵作亂張本）

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領襄州襄陽郡、鄧州南陽郡、隨州漢東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金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

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見註）

藁人

異本賊上有語未絕三字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竝同

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下畫像。帥將
士朝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
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
兵爭射之【被皮義翻、縋馳僞翻、射而亦翻、下弩射同】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
復夜縋人【復扶又翻、下同】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
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
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中竹仲翻】潮疑其木人。
使諜問之。乃大驚【諜達協翻】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
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言叛君附賊未識君臣之
倫也、焉於乾翻】未幾。出戰【幾居豈翻】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九域志開
封中牟縣有白沙鎭、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司馬彪郡
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爲滑州胙城縣】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別彼列翻】
嬀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嬀州漢潘縣地、檀州漢白
檀縣地、續書云、白檀縣卽古北平】【考異曰、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
守六十餘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曰、本朝
危蹙、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衂、幸于西蜀、孝義皇帝
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
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
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
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炅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
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翟伯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
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
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爲于僞翻】常
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
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
信都。迎承恩鎭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說式芮翻】常
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
南遷【咽音煙、屬之欲翻、南遷謂自長安南幸蜀也、蜀在長安南山之南】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李大夫謂光弼也】
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

北、光弼傳、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甲寅、哥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史思明於嘉山、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朔曆、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爲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卽位上靈、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三日卽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三日、豈能便達靈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邠志唐曆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曆、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秋月日尤疎、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考異曰、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宗實錄、唐曆、舊紀長曆皆云壬午朔、今從之、是時上皇尙未知太子卽位於靈武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開元十一年、宇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後韋堅楊國忠相繼爲之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七月甲子卽位、至是凡三十日、使者方至蜀 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實錄、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卽位、道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册、今從舊紀、唐曆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太常雅樂、唐初祖孝孫張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鐃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部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也、酺音蒲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山車

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繒、爲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木爲船形、飾以繒綵、列人於中、舁之以行 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玄宗時、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俚俗相傳、以爲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非也 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 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劉昫曰、帝即內廄引蹀馬三十四、爲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而舞 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 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旅、申於音律 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 樂音洛 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 技渠綺翻 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 卒子恤翻 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 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 梨園弟子見二百十一卷開元二年 賊皆露刃睨之 睨五計翻、衺視也 樂工雷海淸不勝悲憤 勝音升 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 索山客翻 幷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 治直之翻 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 離力智翻 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 復扶又翻 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 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 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 雲陽縣、漢屬馮翊、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 西不過武功 武功縣、漢晉屬扶風、隋唐屬京兆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 之往也 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上津、漢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廢州爲上津縣、唐屬商州 道路無壅。皆薛景

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勝音升、屬之欲翻、下所屬同） 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帥所類翻、統他綜翻、將即亮翻） 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泌毗必翻、嗣祥吏翻）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謂皆以有定天下功、承大統） 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考異曰、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爲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以攻常山、圖范陽、郭子儀爲右廂兵馬使、帥衆南取馮翊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謀征討、討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仆地、不畢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又卽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遷延、適來叱之皆朕方圖克復、而將已[illegible]、深憂之、朕令委先生[illegible]府中議事、因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爲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同慰安、酒徹乃諭其脩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脩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它時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軍容脩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盞爲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生曰、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能爲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今者同心、成宗社大計、以副聖意、既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行下孟翻） 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衣於既翻、下且衣同） 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稱尺證翻） 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創侍謀之官、以處泌） 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

李泌 白衣

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 從千容翻 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 重直龍翻。凡宮禁官府門側。置輪盤。或逃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通之 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爲泌請還鑰契。張本 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 時九姓胡皆居河曲。猶各帶舊置府號。按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州城內。以宥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於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城置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芮翻 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 天德軍在大同州。天寶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 玢方貧翻。復扶又翻 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 張知

異本不爲下有專決於胸臆五字紀事本末陸本竝同

七宝鞍

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 北狄逐水草。爲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 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 調徒弔翻 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 復扶又翻 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 上改慶州安化郡爲順化郡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册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禮記。凡爲人子者。昏定而晨省。奉上時掌翻。比毗至翻。省悉景翻 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 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十四載 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 爲于僞翻 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

Salz-Monopol

洋川郡洋州、本音羊、今人多讀如祥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異曰、鄴侯家傳云、肅元載令於鄖鄉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蘄州及洪州、未嘗在鄖鄉、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度徒洛翻琦作榷鹽法。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榷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幷游民願業者、爲亭戶、免其雜徭、盜鬻私市者、論以法、自生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榷古岳翻房琯喜賓客喜許記翻好談論好呼到翻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爲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鎭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爲永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爲憲銜、守式又翻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牽引此二詩、以論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戾之義、故爲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

新舊書房琯傳無貫字、此取舊書本紀

承當作成

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事見上卷、上卽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隴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蓋指李峴李承式鄧景山等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疏之。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考異曰、唐曆、上以房琯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加等、琯推誠奮誇、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琯遂請兵爲元帥許之、今從實錄、據考異、則上之疏琯、非特因進明之言也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盩厔縣曰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案興平節度使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方領表明著四郡名表及云京畿節度使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是年以金商破州鎮

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斷丁管翻 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

帥讀曰率 范成大北使錄、雍丘百二十里至寧陵 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

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

塞汴而下。睢音雖、守式又翻、塞悉則翻 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

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

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使疏吏翻、將即亮翻

折之舌翻 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 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領潞州上黨郡、澤州高平郡、沁州陽城郡 興平節度使

領上洛等四郡。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部縣、東原先有興平軍、因置爲節鎮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

谷城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初林邑王范眞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

盡滅范氏。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於此、事范氏自晉以來、世有林邑、至是而滅 國人立其王

同州錄河中胡氐盤據此而云然誤矣

據本紀及宰相表正月下宜有甲寅二字

閹

異本宦作豎二書安祿山傳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皆同令本血射作血流

祿山

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

王。妻以女王。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誥。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理百司。

命崔圓奉誥。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懿祖光皇帝、諱天錫、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 復扶又翻 又病疽。性益

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

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

閹宦李猪兒。被撻尤多 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爲閹人、遂見信用 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

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

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

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

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衣於既翻）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難乃旦翻）而琯多稱病。不朝謁。（朝直遙翻）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罷琯爲太子少師。（房琯既敗師、而不思補過、罷之爲散官、猶經典也）以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飯扶晩翻）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爲元獻皇后。（妃隋納言士達之曾孫、景雲初、入東宮爲良媛、實生上）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枕職任翻）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以宦官而爲將軍、故謂之宦官將軍）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眞卿已自荊襄北詣靈武、曹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復扶又翻）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周歲。（去年五月、賊圍南陽、至是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帥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夏戶雅翻）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以淸渠之敗也）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南姓也、周有南仲、魯有大夫南遺）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

異本六月下有癸未二字、紀事本末同

下上下同四字衍

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射而亦翻、下雲射同。剡以冉翻、削也）中者喜（中竹仲翻）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喪息浪翻、幾居依翻）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踰城來降。乾眞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王去榮富平人）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隳國法也　考異曰、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効力、據賈至集、陝郡也、今從之）中書舍人賈至。不卽行下（下遐嫁翻、下上下同）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坤卦文言之辭）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技渠綺翻）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復扶又翻）若止捨去榮。而誅其

大君

異本殺下有而小人得寶殺六字、新書賈曾傳同

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誘音酉）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下戶嫁翻）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技渠綺翻、橫戶孟翻）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唐初房玄齡依隋定律、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義之條注曰、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已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

新書本紀南上有丁酉二字爲作會

復睢二字音錯

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夫音扶。少始紹翻。邪音耶）今使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失冉翻。觀古玩翻）至。曾之子也（賈曾見二百十卷先天元年）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禦使楊齊魯（南充郡果州）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使疏吏翻）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邪音耶）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劍南節度使李峘。討誅之（峘胡登翻）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睢音雖。復扶又翻。先悉薦翻）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濮博木翻。濟子禮翻）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廩當作稟、音筆錦翻、給也、合音閤、十龠爲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復扶又翻）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鬭。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杜佑曰、以大木爲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四尺、勢微回遝、互相檢飛、於雲閒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推吐雷翻）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盛時征翻、折而設翻）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棚閣者、於城上架木爲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可蔽風雨、戰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樓）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鏁。鏁末置大鐶。搨其鉤頭（鏁蘇果翻、搨吐盍翻）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磴都鄧翻）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明、松枯而油存、可燎之以爲明、乾音干）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

松明

二書本紀及表八月下有甲申二字據舊書紀以上宜補巳正二字

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復扶又翻 重直龍翻）亦於內作壕。以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以孤城介居彊寇之間、外無救援、宜其受屠）翟溉在江南。選補冒濫者衆。八月。罷溉爲餘杭太守（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禹捨舟登陸於此、因名餘杭）江東采訪防禦使。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考異曰、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爲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復扶又翻 說式芮翻）（爲于僞翻）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於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爲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爲臨淮郡）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披普彼翻）止亡兩騎。旣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强其兩翻）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咽烏前翻喉也）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嚙其指曰、啖此足矣、今從舊傳）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爲于僞翻）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寧陵城、城使巡所署置也、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閏月。

全唐文韓愈集來下有時字紀事本末陸本竝同

將字音宜在上段

徐晦厚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黓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汙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 夷簡元懿之玄孫也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上命盡籍憑資產 財物田園入資以生謂之資產 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 櫟音藥 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 累良瑞翻 對曰晦自布衣蒙

B 23475
000432772 2

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朝直遙翻）。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上卷元年）。

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棣）。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旅衆也、旅拒者、挾衆而拒上命也、處昌呂翻、三息暫翻、又如字）。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物故注已見漢紀、史炤曰、顏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也）。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易於反掌（易以豉翻、下同）。故諂諛躁競之人（躁輕也、競爭也）。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爲于僞翻）。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指用賈誼語、意言其順使也）。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膠固如膠之附著堅固也、蔓連如蔓草之曼衍連屬也）。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煦吁句翻、嫗衣遇翻、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西戎

謂吐蕃、北狄謂回鶻、間古莧翻、下同 其爲憂患。可勝道哉 勝音升 濟李安與承宗。事體
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
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處昌呂翻 時吳少誠病甚。絳
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
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 帥所類翻 今正其時。
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
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
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 絳等之言、後無不驗 則恩德虛施。
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以收鎭冀之心 此時未改恒州爲鎭州、史以後
來所改州名書之耳 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
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 恒州古眞定
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
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衆 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九

成德下有軍字、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皆同

綱目間上有陰行二字

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
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 考
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鎭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
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鎭州、朝命遂不行、比
及武還、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鎭州、庚戌
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表除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 昌朝。嵩之子 薛嵩亦安史舊
將、代宗初來降 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
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
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
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勞力到翻、比必利翻、及也 上以裴武爲欺罔。又
有譖之者。曰武使還 使疏吏翻、還音旋 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
以語李絳 語牛倨翻、見賢遍翻 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
守節不屈 蓋貞元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 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
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
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

紀事本末同

新書吐蕃傳作拂鵜

舊書許孟容傳付作送綱目陸本末改同

許孟容 剛直

初心者。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情、問古覓翻、說式芮翻、誘音酉 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史炤曰、依阿、謂不特立其說、常附順人言、兩可謂無所可否 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處昌呂翻 諳練事體諳烏含翻 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爲于僞翻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史炤曰、拂薄勿切、梯天黎切、本又作鸊鵜泉、在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貸吐得翻、假貸也 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京兆以長安萬年爲京縣、餘爲畿縣 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使之遣還德州 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唐實錄云、開元二十年、置諸道採訪處置使、專以觀省風俗、黜陟官吏、其後伐叛討有罪、則置招討處置使、處昌呂翻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制於承璀、將即亮翻 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都統謂都統諸軍、唐中世以後、專征之任 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傳、夙沙衛殿齊師來、况吐突承璀以寺人專征乎、崇覘間、金人有所侮而動、正如此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

新書本傳覘作窺綱目紀事本末並同

紀事本末夷簡下有諫議大夫孟簡六字據舊書呂元膺傳及新書宦官傳有孟簡爲是綱目陸本竝亦有孟簡

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屬之欲翻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曰、舊承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据承璀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爲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橫戶孟翻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爲貪暴。李奇曰、跖秦大盗也、楚之大盗爲莊蹻、師古曰、莊周云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龔黃、龔遂黃霸也、譽音余、蹻居略翻、怫符弗翻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

新書田承嗣傳師上有王字

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敗補邁翻備載方册。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從才用翻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超伍出位而言也、蓋超出儔伍之中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呼火故翻、格音閣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爲于僞翻、使疏吏翻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

中臣（耆老也、宿舊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關中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之兵爲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夸張謂欲自衒於筭畧、以服臣下之心）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先悉慮翻、後戶遘翻）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李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犒若到翻、遺唯季翻、下遺魏同）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西、爲臣言能承上命不悖臣道）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李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漢縣、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在州西南）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今當作必）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復扶又翻）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解獄謂釋其囚也、斷丁亂翻）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爲于僞翻）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鎭潞州、故謂之潞人）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

新書劉悟傳敗作販注誤

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言燕本忠於上、而盧從史以計敗之、敗補邁翻）兩皆售也（賣物去手曰售）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貯丁呂翻、卒子恤翻、嘈昨勞翻）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爲唐）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鎭官軍也（三鎭謂河中河東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鎭。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酈定進擒劉闢有驍名）軍中奪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九域志華陰縣有敷水鎭）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元稹爭廳、擊稹、及白居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復扶又翻、前過謂擅令河南尹停務、上知曲在中官、故引前過以貶）稹。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橫戶孟翻）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擧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爲于僞翻）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爲淮西留後（果如李絳之言）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酈定進戰死也）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鎭。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中山郡、唐初新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州幷廢新市爲鎭、屬九門縣）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按劉濟時軍瀛洲、而攻樂壽、樂壽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

新書本傳見作聞

紀事本末路下有或有

字

十里。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
軍 譚忠之爲田季安計者、白居易已窺見之矣 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
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
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
糧 貲財也、或曰當作資 悟而後行。事亦非晩。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
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
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 爲于僞翻、下同
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 言制以吳少陽爲淮西留後 必引事例。
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
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
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
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
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
遞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入、屯必思逃奔潰散、爲求生之路 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
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
皆有細作 細作、古之諜者 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
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
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
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
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其字衍 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
戊戌、從史已流驩州、疑五月當爲四月、故移於此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 事見上卷上年五月
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
號 凡行軍各有號、以相識別 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 時吐突承璀總行營兵屯邢趙界、邢州昭義巡屬也、度支
芻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糴、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度徒洛翻 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
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
與語。爲言爲臣之義 爲言于僞翻 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

擒盧從之

案日錄三月辛丑朔無甲申以下干支疑脫四月二字

新書烏重胤傳無敢字

一本已作亦

謀。及可取之狀。迫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復扶又翻）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款誠也）迫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遺唯季翻）從史喜。益相昵狎（昵尼質翻）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考異曰。承璀傳曰。承璀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誘潞洲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今從裴垍等傳）左右驚亂（從史之左右也）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操七刀翻。趨譁言走趨而喧譁也）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新書。作承玼之子。韓愈烏氏先廟碑。亦作承玼。一本云玼或作洽）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鎭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句古侯翻。當丁浪翻）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洺磁。要害者。於我爲要。於敵爲害）魏博恒幽諸鎭蟠結（魏博一鎭。恒一鎭。幽一鎭。謂之河朔三鎭）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邢州臨趙境。磁洺臨魏境。其界犬牙相入）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曏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復扶又翻）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不能明斥從史之罪而行天討。乃誘執之。是爲失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鎭留後。爲之求旌節（爲于僞翻）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校數也。考也。計筭也。度也）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校戶教翻）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

新書李傳逐上有使字綱目紀事本末並同

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張茂昭、田季安、程執恭、李師道） 幷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處昌呂翻） 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爲于僞翻） 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復扶又翻） 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二十年、帥所類翻下同） 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鎭。乃愜衆心（愜苦叶翻） 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潰奔者、盧從史之黨也） 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見賢遍翻） 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平涼劫盟、泌叔矩沒于吐蕃、柩巨救翻、鄭注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易以豉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下上言同、比毗至翻） 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理道、治道也） 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三殿、麟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卽翰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唐置翰林學士之始、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絪爲承旨、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甎道、承旨居北廳東第一間） 謂白居易小臣不遜（白當作曰） 須令出院（欲出居易不令復入翰林） 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少思、猶今人言欠人思慮也、少詩紹翻）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

紀事本末陸本竝作日

白居易直言李絳能諫

御覽人事部引唐書子作人力作加

思鉗口（鉗其廉翻）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欲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玄武門。入重元門。卽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玄武門）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間古莧翻）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數所角翻。考異曰。實錄。幽州奏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復扶又翻）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匹）加劉濟中書令。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長知兩翻。緄古本翻）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玘墟里翻）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呼火故翻）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索山客翻）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莫州南至瀛州八十八里）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冗官（楊於陵。於音烏。召於同。冗官。散官也。冗而隴翻）裴垍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爲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罪。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憲宗信方士之心。已露於此）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事各見本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事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二年）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

李藩論仙

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自討王承宗還也、還從宣翻、又如字）辛亥。復爲左衞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事見上卷上年四月）疲弊天下。卒無成功。（卒子恤翻）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帝於東宮、故言舊恩）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復扶又翻、處昌呂翻）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有功必賞、敗軍必誅、此古今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間如字）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爲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屬軍器監、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隸於軍器使）中外相賀。

裴垍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一縱一橫爲旁午）　丙寅。以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鎭。互遣人說止之（說輸芮翻）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爲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復扶又翻）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閻里中門也）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糲盧達翻、脫粟飯也）身居戟門下經月（藩鎭府門列戟、因謂之戟門）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爲義武節度使（憲宗用任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弘靖而失幽燕、節鎭命代可不謹哉）甲午。以張茂昭爲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

右金吾大將軍伊愼。以錢三百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愼爲右衞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愼自安州入朝（入朝見上卷、元和元年）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爲安州刺史。未

能去也(去羌呂翻)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郗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凶問、母卒之問也)先備籃輿。即日遣之(籃輿、即今之轎也)甲辰。會王纁薨(纁、上弟也、薨、呼肱翻)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譽音余)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考異曰、舊李藩傳曰、鍔以錢數千萬賂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復扶又翻)中書侍郎裴垍。數以疾辭位(數所角翻)庚申。罷爲兵部尚書。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謐、父孝忠、皆葬河北)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鏁(鏁蘇果翻)守者不爲開(不爲于僞翻)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眞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還音旋、又如字)明日。擢爲重職。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橫戶孟翻、懇誠至也)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惡烏路翻)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眞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從千容翻)

政之寬猛

舊書本紀甲辰作丙申案丙申朔

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淮西既平、帝之所聚、適爲驕侈之資耳）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壬申。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造代宗之子、皇叔祖也）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惡烏路翻）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爲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羨弋線翻）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斂力贍翻、藏徂浪翻）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自玄宗時王鉷歲進錢以供天子燕私、至裴延齡而其弊極矣）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扶丑栗翻）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垍爲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惡烏路翻）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謇知輦翻、下戶嫁翻）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昕許斤翻）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還音旋、又如字）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皐謨。董溪。（行營謂前討恒州行營）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皐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爲高涼郡之陽春縣、唐置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置湘州、隋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權德輿上言。以爲皐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何晏曰、已刑而陳其尸曰肆、朝直遙翻）誰不懼法。不當已

按本紀賜上官有壬子二字

赦而殺之。溪。晉之子也。（董晉相德宗、後鎭宣武、薨于鎭）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節度使。（李惟簡、惟岳之弟也）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伺相吏翻）更入攻抄（更工衡翻、抄楚交翻）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生事邀功、竊取宮賞、是爲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禁妄入吐蕃界）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屬之欲翻、屢良遇翻、又如字）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爲數也）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見賢遍翻）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賈音古）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鄕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途。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爲錢三萬一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唐初給一品職田六十頃、祿七百石）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新志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卽此數也）常衮爲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一百三十三卷德宗貞元四年、量音良、下同）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衮爲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綿、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詳校、而量定之也）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郞許孟容。戶部侍郞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

韓愈論復讎

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都省、尚書都省)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斷丁亂翻)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處昌呂翻)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至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黔音禽、又其廉翻、壞音怪)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敘奬夷播思費南溪溱等州、又有羈縻州五十、大率皆溪洞蠻也、治直之翻)督役太急。於是辰漵二州蠻反(敘州本巫州、天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聲相近、復爲巫州、大曆五年、更名敘州、考異曰、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治開江縣、因縣名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

舊書宦官傳光作先新書作光二書三下有十字

希光(唐內諸司使、弓箭庫使、在軍器庫使之下)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鎮(璹神六翻、爲于僞翻)事覺賜死。事連左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承璀事帝於東宮)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去羌呂翻)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其後增爲十六宅、舊史曰、開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爲大宅、分院而居、號十王宅、十王謂慶忠棣鄂儀潁永榮延濟、其後盛儀壽豐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

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稱尺證翻)

下璀上宜有承字下同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璀爲淮南監軍、翼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爲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璀淮南監軍、翼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翼日、誤也)李吉甫爲

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數所角翻）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漵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漵音叙）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唐太子通事舍人、屬右春坊、員八人、正七品下、掌導宮臣辭見、承令勞問、此職事官也、若李涉則試官）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戣渠龜翻、武后垂拱四年、置匭四枚、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木、位主春、色青配仁、仁者以亨育爲本、以青匭置於東、有能告養人及勸農之事者投之、銘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爲本、以素匭置於西、有欲自陳抑屈者投之、銘曰申寃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北、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銘曰通玄匭、以諫議補拾充使、於朝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即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閤門使收而進之、宋朝改知匭使爲理檢使、宋白曰光順門外卽昭慶門、匭居洧翻）戣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州、後魏改拓州、取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涉。渤之兄（李渤時隱於少室山）戣。巢父之子也（孔巢父死於李懷光之難）辛亥。惠昭太子寧薨（寧立爲太子見上卷四年三月）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惡烏路翻）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諳烏含翻）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等。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唐人謂同榜進士爲同年至今猶然）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趣讀曰促）

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東受降城瀕河、河溢故毀城）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樂音洛下同）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本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

本紀振武上有癸酉二字

李吉甫李絳不相容

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 旰古按翻 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間古莧翻 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偸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陸德明音義曰、強其良翻、又其兩翻 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恩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懈古隘翻、怠也 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尙德不尙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爲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

崔羣讜直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庫部郎、掌戎器鹵簿儀仗、屬兵部 上嘉羣讜直。讜音黨 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擧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長知兩翻 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時掌翻 上乃從之。

五月。庚申。上

憲宗聖明

本紀人上有恤字

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設爲法制、以招撫流亡之民 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復扶又翻 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治直吏翻 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爲理猶言爲治、唐避高宗諱、改治爲理、處昌呂翻、樂音洛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太子。更名恒。更工衡翻、恒戶登翻 考異曰、舊澧王惲傳曰、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爲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寬爲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璀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璀乃召還、舊新書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璀、憲宗末年承璀欲廢太子立澧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長知兩翻 上將立恒。命崔羣爲寬草讓表。爲于僞翻 羣曰。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推吐雷翻 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 史言崔羣力爲憲宗言立子以嫡不以長之義 上乃止。

田興才幹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元誼奔魏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 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新志、節度副使、在行軍司馬之下、節度副大使、則在行軍司馬之上、河北三鎭、以爲儲帥 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田庭玠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二年 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數所角翻 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淸鎭將。欲殺之。將欲、如字 興陽爲風痺。痺必至翻、冷濕病也 灸灼滿身。灸居久翻、灼艾也 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異曰、論事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 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

綱目則上有然字紀事本末陸本贄同

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間古莧翻）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帥所類翻、粗坐五翻、今讀從去聲）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斷丁亂翻）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曏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謂舉家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屠羊豕然、掛肉於析、以爲列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天子之兵謂之天兵）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惡烏路翻）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齏粉矣（齏與韲同、牋西翻、碎切齏蒜爲之）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須待也）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中竹仲翻）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復扶又翻、下同）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顧廻視也）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恒戶登翻）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也）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撫拍也　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絳曰。陛下雖有是言

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數所角翻）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朝直遙翻）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音宦）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徒洛翻）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魏博。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五（起玄黓執徐十月、盡柔兆涒灘、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以魏兵廢懷諫、立田興之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揣初委翻）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此大曆貞元之弊也。爲于僞翻、下亦爲正爲度爲當爲同）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

綱目且欲倒紀事本末同

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勞力到翻）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言恐其更不諭上意也）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復扶又翻）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擧。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陜（甫始也、陜失冉翻）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異乎河北諸鎭之爲也）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惲。察曰悰。寰曰忻。寮曰悟。審曰恪（更工衡翻、惲於粉翻）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魏博自田承嗣以來、偃彊拒命、至是四十九年）一旦擧六州之地來歸（六州魏博貝衞澶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

新舊唐書裴度傳度至魏博係六年此從本紀

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語牛據翻）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復扶又翻）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期讀曰朞）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爲于僞翻下同）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貯丁呂翻）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復除其賦役也）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兗鄆卽淄青平盧軍也、鄆音運、倔其勿翻、強其兩翻）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朝直遙翻）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爲之（証之盛翻）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

二書處垣傳了職此事新當食貨乏以爲轉重摧車且六千田三餘八百收頃歲十萬二上注石下宜千爲字補字音宣

李絳論親踈

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輿終不聽（鄆李師道、蔡吳少陽、恒王承宗也。恒戶登翻、間古莧翻、說輸芮翻）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
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言田興悉心奉朝廷、變兩河藩鎮故事）
亦公之所惡也（惡烏路翻）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
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道巡屬也）師
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
爲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
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
用度（度支經度皆徒洛翻）四年之閒。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
（千當作十）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
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爲于僞翻）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
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
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諳烏含翻、復扶又翻、稱尺證翻）

（誰一本作安）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
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
言。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先寇涇州界、進及涇州西門之外）驅掠人畜
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邠寧丹延鄜坊慶靈鹽夏綏銀宥也、鎮兵注已見前）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
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
則云。申取中尉處分（唐神策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神策中尉、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比其得報。虜去
遠矣（比必利翻、及也）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
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
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
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樂音洛）竟爲宦者所沮而
止

據舊書紀、辛卯上宜補二月二字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融興之兄也)融與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兄弟皆幼、失父母、而兄年差長、故長養其弟而敎之、長知丈翻)興嘗於軍中角射。(角競也、角射者以中爲勝)一軍莫及。融退而抶之。(抶丑栗翻、打也)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猜暴之時、謂田季安時也)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爲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數所角翻、鄙陋也)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年頔入朝、見二百三十二卷)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爲人屬請。(爲于僞翻、下同、屬之欲翻)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鎭。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索山客翻)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誘音酉、溷戶困翻、廁也)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帥讀曰率、唐大明宮端門曰丹鳳門、其西曰建福門、內卽納字也)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閤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既無職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日暮方歸。明日復至。(復扶又翻)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朝直遙翻)敏流雷州。(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季友等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自藍田關南出度秦嶺)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鎭賂遺。(遺音唯季翻)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按長曆二月乙酉朔、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元和二年、武元衡出鎭西川、至是召還) 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理治也)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河毀受降城、見上卷七年)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天德故城、在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濟柵、宋白續

王溥唐會要殺作貶

二書紀及五行志大水係辛卯

舊史太平寰宇記與緒

通典同舊書地理志作永濟

通典、作永濟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舊墟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 事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二年 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處昌呂翻、确克角翻、磽确也、瘠土薄也 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 卒子恤翻 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 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 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 考異曰、實錄、李光進請修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八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爲、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鎭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八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是三城都數耳 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 稱尺證翻 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

綱目貸上有廿字陸本同

舊書紀乙巳上宜補八月二字巽本淑下有州字二書綏傳同殿本辛亥上有九月二字

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乙巳。廢天威軍 元和初、幷左右神威爲一軍、號天威軍、神威軍本殿前射生軍也 以其衆隸神策軍。 丁未。辰溆賊帥張伯靖請降 辰溆賊反事、始上卷六年 辛亥。以伯靖爲歸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委屬也、付也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 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在縣西南、吐蕃於河上作橋 先貯材於河側 貯丁呂翻 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 佖支筆翻、又頻筆翻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百一十里、經柳谷渡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 鸊鵜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鸊扶歷翻、鵜徒奚翻 邊軍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之子也 於時嚴綬尙在、綬音受 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裝。多虛估 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價、給以他物、趣七喩翻 至鳴沙。遵憲屋處 處昌呂翻 而士卒暴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 環音宦 卷甲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

據二書紀及張獻誠傳

庚寅上宜補十二月三字
新書嚴挺之傳靜作靖

李絳論朋黨

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幷殺嚴澈。進賢奔
靜邊軍。（靜邊軍在雲州西一百八十里）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上以
妃門宗彊盛。（妃郭曖之女、子儀之孫女也）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
禁忌。竟不許。　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寛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
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爲振武節度使。（煦吁句翻）將夏州兵二
千。赴鎭。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
駱朝寛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
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大河故瀆、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爲滑州患、故復鑿古河）　上問宰
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
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
惡。（惡烏路翻）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
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見漢桓靈二帝紀）　此皆羣小欲害善人
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

二書地理志竝作善陽。寰宇記作鄯陽。通鑑承舊書張獻誠傳之譌
案目錄二月己卯朔無丁丑

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善羊當作善陽、唐朔州治善陽縣、西北至單于府百二十里、柵蓋立於縣界）　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　誅亂
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爲通州刺史。
甲午。駱朝寛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奪色者、奪其品色也）
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
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見上卷六年、相息亮翻、下同）　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觀李絳立朝本末、亦庶乎有大臣之節矣）左神策
中尉。（承璀以喪師罷中尉、爲弓箭庫使、今遂兼爲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端、以覘朝議也、李絳既罷、誰敢復以爲言乎）　李吉甫奏。
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境。（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鹽州與靈夏接境）　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
理於經略軍。（長安四年、併六胡州、爲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懷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榆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置經略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里、宋白曰、宥州應接天德、南援夏州、治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　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

據地理志懷恩縣當作延恩懷德二縣寶字

記原按上有北以二字

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党底朗翻 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大曆六年、置肅戎軍於鄜州之鄜城 先是。回鶻屢請昏。先悉薦翻 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西城謂西受降城 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謂徙受降城於天德也 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復扶又翻 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綸上弟也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爲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張延賞相德宗於貞元之間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先悉薦翻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史炤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 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不辭。悰藏宗翻

秋。七月。戊辰。以悰爲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行下孟翻 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尊行之行下浪翻、不翅與不啻同 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卒子恤翻、終也 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制指謂可制御而指使者也 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閏月己丑下壬辰上、而幷元濟焚舞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爲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爲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己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壽州有茶山、抄楚交翻 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 元和初平蜀

綱目年間作餘年陸本同

岐陽公主賢行

二書令狐彰傳作防禦團練

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徙治壽州以經略淮西）會朝廷方討王承宗。（事見上卷四年五年）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事見七年）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鎭。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喜者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順）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淸。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惡烏路翻）殺兆。囚惟淸。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鎭將帥（近其靳翻、爲于僞翻、下同、朝直遙翻、環音宦）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坊射堋（坊哀平翻、壞也、堋補鄧翻、射垜也）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鍔同平章事。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唐工部郎、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焚葉（葉式涉翻）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綬音受）乙

下同開宜補先爲二字

異本平章上有同字

二書紀及地理志吳少誠傳皆作磁丘注不知所謂

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考異曰、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党項寇振武。十二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鍔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鍔上。以寵慰之。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東都畿也)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磁丘當作慈丘、慈丘縣屬唐州、隋分比陽縣置、取縣界慈丘山爲名、在州東北)郤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十里)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敗補邁翻)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

柳公綽用兵

傳其上有省閒二字

據二書紀河上宣有壬戌二字案壬戌晦

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櫜鞬迎之(屬之欲翻、櫜姑勞翻、鞬居言翻)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校戶教翻)行營之事。一決都將(總諸部之軍者、謂之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處昌呂翻)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泆弋質翻、沈持林翻)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爲于僞翻、治直之翻)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踶特計翻、圉人掌養馬者)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駑音奴)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旰。王鍔誅之。及其黨(燕於賢翻、旰古案翻)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永貞元年、貶王叔文之黨事、見二百三十六卷、量音良)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惡烏路翻)三月。乙酉。皆以爲

劉禹錫柳宗元之事

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永州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爲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陵郡、梁置武州、隋爲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九里、播州即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牁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 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劉禹錫字夢得 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 爲于僞翻 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 重直用翻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連州漢桂陽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黄連嶺爲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考異曰、舊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悦、復出爲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縁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爲子尤須謹愼、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裴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劉遂改爲連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爲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一本裴上有要字無至字

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 傳直戀翻 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技渠綺翻、引羊晉翻、度徒洛翻 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相息亮翻、趨七喻翻、勝音升 大夏既成。夏與廈同、胡雅翻 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稱尺證翻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召讀曰邵 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衒熒絹翻 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听魚隱翻、又魚巾翻 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津之翻、生也 凡木之性。其根

全唐文柳宗元集根作

轂作具之不暇作且不得暇四字

據新書紀甲辰上宜補夏四月三字

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 蒔音侍、更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爪側絞翻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爲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 長知兩翻 好煩其令 好呼到翻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 卒子恤翻 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之不暇 饔於容翻、飧蘇昆翻、饔飧熟食也、勞力到翻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 蕃音煩 凡病且怠。職此故也 杜預曰、職主也 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梓人傳以論相、種樹傳、以論守令、故溫公取之、以其有資於治道也

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南頓漢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 恒戶登翻、鄆音運、數所角翻 是時。

一本春作州

舊書紀三作二新書藩鎮傳作三

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 趣七喻翻 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 說輸芮翻 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刼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 恇去王翻、怯也 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 還音旋、又如字 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言有必克之勢故悅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 此三小州申光蔡 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 此以大小强弱之勢言也 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斷丁亂翻、此以大曆貞元以來積習言也

輒愈集各作或二三例

聞上有今字賊下有界字

李光顏勇戰

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諳烏含翻、懾之涉翻）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將帥亮翻下同）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比毗至翻、近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易以豉翻）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時曲在陳州溵水縣西南、敗補邁翻）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陳讀曰陣下同）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兵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攬以手擥取也）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李師道役刺客

舊書武元衡傳靖作靜此與二書紀同

紀事本末班上有朝字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說輸芮翻下同、刺七亦翻）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爲于僞翻）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射而亦翻、從才用翻）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顱龍都翻、首骨也）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傔苦念翻、傔從也、呼火故翻、斷音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呵叱也、索搜也、索山客翻、下大索同）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遺棄也、左右金吾掌巡捕姦非、府縣京兆府及兩赤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

新書傳神上有左字八上有十字

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 複壁夾壁也、重橑大屋覆小屋、上下施橑、其間皆可容物、橑魯皓翻、椽也、史炤憐蕭切 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 無狀者、無善狀也、恒戶登翻 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史言憲宗明斷、故能成功 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 過古禾翻 金吾皆伺察以聞 伺相吏翻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考異曰、舊張弘靖傳曰、初盜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鎭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附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寔、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訾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爲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圖存河南記

舊書李光進傳反上有命字楮記室同楮記

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 毛晃曰、杜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妯娌相呼、以身年長少爲名、年長曰姒、少曰娣、不以夫之長幼也、今俗呼兄之妻曰姒、弟之妻曰娣、姒音詳里翻 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 數所